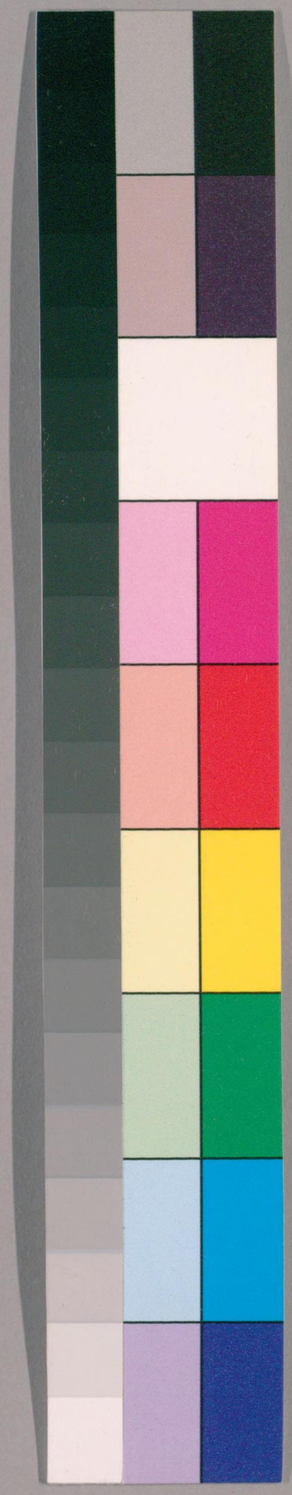
082.1
Sy996
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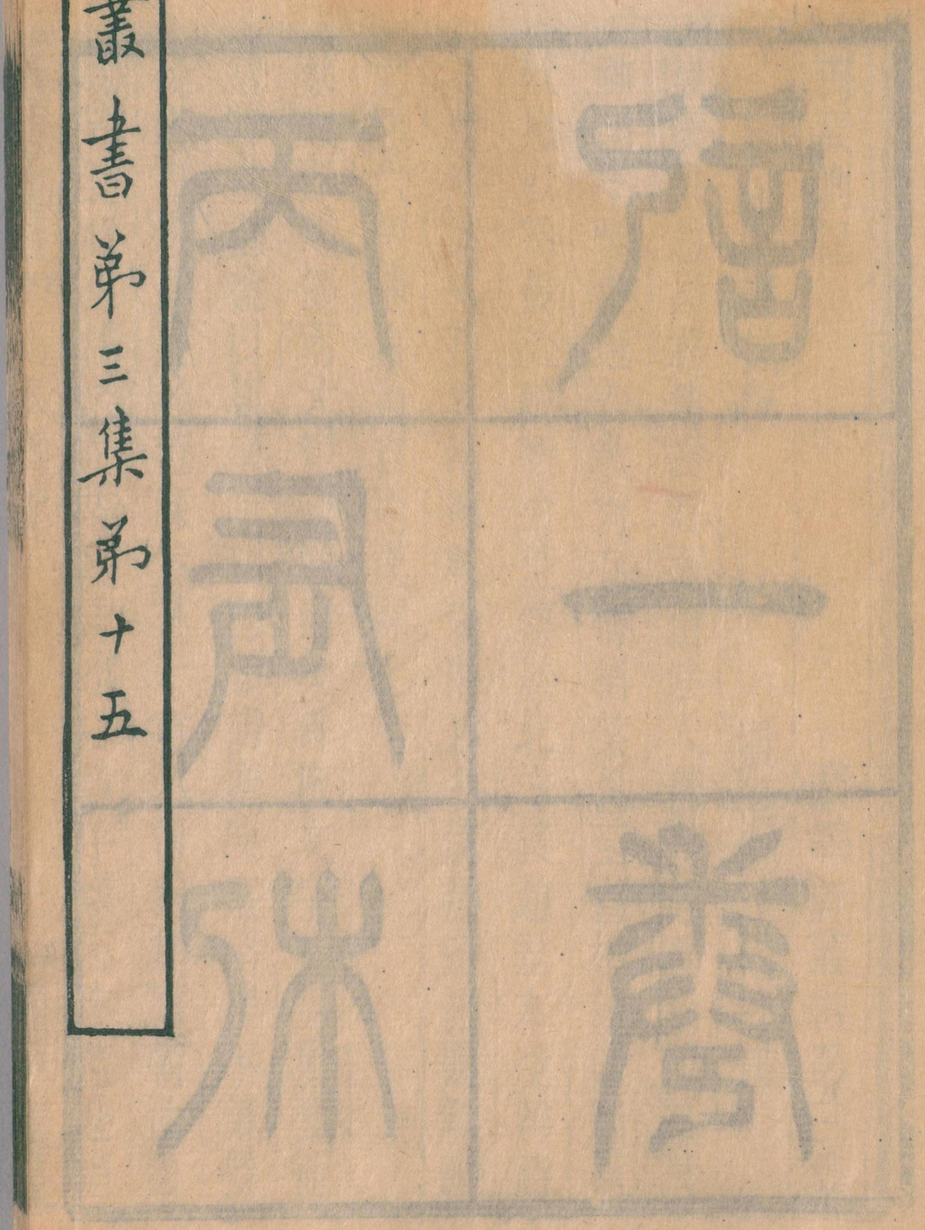
59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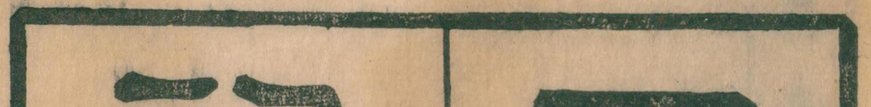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聚學軒叢書第三集第十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082.1
Sy996



丙辰劄記

會稽章學誠撰

貴池劉世珩校刊

聚學軒叢書第三集

後漢書趙長君傳長君吾山陰人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今惟吳越春秋尚存傳稱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由是傳於北方按趙君本受韓詩其所爲詩細乃與論衡較優則必多清辨如匡鼎解頤之類六朝清言實自兩漢開之

蔡中郎學優而才短今觀遺集碑版文字不見所長而當時推重蓋以其學問故也如胡廣陳寔諸碑手筆撰後漢書未見長於范陳然其十意不傳致爲可惜此必勝於劉昭補注之司馬彪志也以意字改志字蓋避桓

5528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帝諱

趙長君少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恥於厮役則是今吏胥之類也然云棄車馬去則亦不微賤矣趙恥爲小吏而赴資中詣杜撫受韓詩可爲篤學者矣乃二十年絕問不還至家爲發喪制服無乃過乎

文苑侯瑾傳按漢記作中興以後三十篇爲皇德傳此當在袁宏後漢紀之前而惜其不傳也

施愚山詩集有送孫衣月檢討歸武進題下注云以詞臣建言自請爲武進縣令被謫孫不知何名其云歸武進則武進正其鄉也自請爲鄉縣眞匪夷所思矣然其立說如何不可考也

施集又有喜周侍郎釋繫南還詩周不知何人又有喜王望如赦還注云王以不肯羅織周侍郎下獄論死終不更一語赦歸自號曰過客憶六歲蒙學讀鑑略四言其署名曰江上王仕雲望如甫注豈卽此人耶此事大約康熙初年時當訪之明於舊事者

陳其年詞集戊午秋西域貢黃獅子至一時待詔集闕下者百餘人皆有賦詠按陳所値戊午康熙十七年也記其事者多紛紛不一陳爲當時目見應不誤也

施愚山集蔣虎臣超順治丁亥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修撰按會典一甲一名始授修撰二三名乃授編修今蔣以第三名授修撰乃特恩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又吳孔嘉誌銘孔嘉天啟乙丑進士壯年入吏局預修實錄稱良史才崇正改元故事勸進有三箋時中外危疑帝方憑几待旦政府諸公慮三箋濡滯公請權宜連進三箋典禮無缺俄牋奏事畢徹殿歡呼天位遂定又新建陳宏緒與同郡萬茂先時華徐巨源世溥劉士雲斯陛萬美叔曰佳余小星正垣輩十餘人皆知名施氏誌末書娶熊宜人先卒生一女副室王氏生二子淙淜皆諸生幼子灝妾魏氏出女二人其妻妾子女書法顛倒錯綜太無義例副室側室小妻旁妻小婦古人不拘一例皆可入文但用入文字則一篇之內不容作變例互稱今上云副室王氏生二子下云少子妾魏氏出

則疑於妾與副室有尊卑矣古人子女皆統於父宋元以後漸有分別所生母氏者雖非古法卻比古人詳密可備考證例以義起可也若變書而無解於例則不宜輕生分別矣

毛稚黃大可作匡林讀蘇氏志林有所摘正而因及其餘也甚叔段之不臣不弟呵於陵之避兄離母亦惜匡章不以生君違死父終置其母馬棧下皆不徇古人成說他如尊經駁緯摘杜注之牽附唐宋人家痛繩荊國然畢竟空言遊說未得爲大著作也大約宋人以後長於議論而成家者少

裴子野宋略總論後自序云子野曾祖宋中大夫西鄉

侯以文帝之十二年被詔撰元嘉起居注二十六年重被詔續成何承天宋書其年終於位書則未遑述作齊興後數十年宋之新史既行於世也子野生於泰始之季長於永明之年家有舊書聞見又接是以不用浮淺因宋之新史爲宋略二十卷翦截浮文撮其事要即其簡寡志以爲名其曾祖西鄉侯乃松之也泰始宋明帝年號永明齊武帝年號梁書子野卒于大通二年庚戌年六十二其生當在宋泰始五年己酉生十五歲入永明元年癸亥永明紀年凡十一年至二十五歲前所撰耶其所謂新元終矣豈宋略之書乃二十五歲前所撰耶其所謂新史既行乃沈約書也其言云家有舊書聞見又接因宋

新史爲宋略者乃參酌舊事與沈約新史合而爲之而後人沿習相傳但云裴刪沈書爲二十卷失其理矣今裴略久亡其論在文苑英華第七百五十四卷

陳著作郎許亨撰齊書五十卷隋經籍志不載見北史許善心傳善心自序其梁書本於家學言父亨撰梁紀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爲一百八卷梁室交喪所撰一時亡散陳初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閣訖善心入隋陳亡舊書蕩盡止有六卷是當善心所見已止存六卷矣乃隋志轉錄有許亨梁書五十三卷豈嘉則殿所有而善心轉不得見耶然許亨初仕於梁而撰梁書乃國史也國史

例詳於修前代史故初定梁書至一百八卷之多歟至
入陳則修前代史矣體製或當有殊而善心序云依舊
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則是修本朝史與撰前代無
所分別六朝君臣主客朝臣暮敵不特人無專主抑史
亦幾於無專主矣稱謂賓主自當有異不可考矣善心
自序續父志而成書云父書今止六卷獲存又並闕落
失次自入京邑以來隨見補輯略成六十卷四帝紀八
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爲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
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
誠臣傳各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人數術藩
臣傳各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列女權幸傳各一卷羯

賊傳逆臣傳各二卷叛臣傳二卷序傳論述一卷合一
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皆善心
補闕別爲序論一篇託於序傳之末觀其序例比今存
姚氏梁書較爲詳贍后妃不稱列傳又不與太子同稱
爲錄必用范曄後漢書例同稱紀也三太子合爲一錄
不稱列傳亦無所取義具臣列傳必是不爲品目以人
名爲題難以空稱列傳故以具臣該之歟然何妨槩稱
諸列傳爲包括而無弊耶文苑儒林等篇一題而分二
卷此六朝季年史傳子卷歸篇之法久亡又不當善心
是責矣然其書亦不著於隋志豈有所遺脫耶

也以優賢揚歷四字出書盤庚篇
桓譚與揚雄同時稱謂身後桓譚乃桓於雄死之後表之耳與歐陽識韓文於漢東李氏相去二百餘年者事理不同世多誤稱余與邵二雲書言雄譚並時而生千古希覯亦誤也
乙卯冬在揚州爲張松坪編修撰墓誌銘苦少事實因爲短誌長銘以詩情飾其文體其家主不知誰何之言謂誌短銘長不合文格當是時行笈無書卽以韓碑劉統軍篇序短辭長例之事已具別篇矣彼時據所見文苑英華及韓子全集徧閱碑銘諸體求其誌短銘長卻不多見疑漢碑必當不乏此體今觀洪氏隸釋漢碑固亦有之而不甚多其尤顯者李翊夫人碑題叙不滿四十字韻銘幾二百言重申歎辭又幾近二百言
杭大宗集有兩浙經籍志序自言雍正辛亥制府禮聘名碩修浙省全志經籍一志其所創也爲卷五爲目五十有九爲書一萬五千有奇無何制府朝京局事大變狐憑虎以作威蜮舍沙而射影檄取成書妄生彈射謂時令地理非史天文律歷非子食貨不宜別標寶貨器用醫家不宜更分經方鍼灸樹頤頷而插齒牙沸吼吹脣牢不可破予援門代史志及崇文昭德莆田鄱陽之書以證之益復中其所畏倡爲鴟張狺顧之談以濟其鵝雛腐鼠之嚇謂聖天子稽古向學將按籍而開獻書

之路封疆大吏慮不能盡應至郢書燕說記醜而博貽
曲學之譏來求全之責又草莽私史孤憤離騷將吹毛
索疵傷桃戒李凡此數說轉丸飛鉗恫疑虛喝當局秉
筆者舌橋頸縮大有戒心艾儒魁士之述作以疑似而
見刪家猷國憲之章程因運移而並廢續鳧斷鶴取笑
通人今世行本是也杭復與爭謂經籍所以補列傳闕
漏班固不爲馮商列傳而續史記則志於藝文劉昫不
爲劉蛻列傳而玉泉子則志於經籍然竟不能救杭因
次其舊稿別本單行聊述其顛末如此按杭所稱制府
李公衞也子在京師見朱竹君先生家藏各省通志其
體例以浙江通志爲最卽李公所修本也此事見於雍

硃批奏摺李公當日請動公帑萬金彼時物力不甚艱
難一切人功食用剏厠較今殆省倍蓰而請帑萬金優
禮厚幣徵名賢也杭於史學未爲深造然才雄學富一
時未易其儔浙志體例優於他部殆其力歟而小人譸
張遽已如此蒼蠅變亂黑白雖李公之斷猶不能禁於
暫去之際羣邪醜正從古然矣

漢書梅福傳疏稱武王克殷存五帝後明其不獨有也
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注流出於
戶句云言其多是正解也王愼中乃言不覆風雨暴於
戶外而斥奇說爲非盡觀上下文義上文明云示不獨

有下又接云存人以自立則此數語正是頌周之盛遷廟主多見其傳世之久遠也若如王解毋庸論及廟主暴露反言其衰於上下文義不相貫注且宗廟毀敗至於不覆風雨則亦必在易代以後之事宗功祖德且不能保又何獨取於遷廟之主乎若非易代何至暴露不覆風雨

齊竟陵王子良與孔中丞釋疑惑書孟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禍患所遵正當仁義爲本今按孟子無此語且孟子七篇亦無稱時君爲君王者然據文爲孟子有云不直書孟子曰自是竟陵引書意而自變其文但其引書所本今亦不見於孟子惟王請無好小勇似請無好勇句所本然上下文不似當是孟子有逸文也

梁書皇后傳以高祖丁貴嬪阮修容列於太宗王皇后之後其意以謂分嫡庶而不知失昭穆之倫矣紀事之書自有先後倫次非如太廟升祔嫡婦可以逾庶姑也顧景星赤方氏著樂論謂古無樂經經解起於後世孔子但有易書詩禮春秋不稱經亦無六也六經六緯之言漢人所立古人所謂樂者十五國風二雅三頌是也是詩樂一而已矣非有二也又云季札請觀周樂太史爲之歌詩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孔子正詩即是正樂不得曰詩外又有樂也又曰器數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史之事不可爲經又經闕笙詩以其有圖無文如禮之魯鼓薛鼓不可稱經其說非也六經見於莊荀不過孔氏再傳子夏氏門人非漢人所立也詩樂相通猶春秋用周禮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謂周禮在魯不得謂易象春秋之外別無周禮之經也禮之節文樂之音奏著於竹帛有名數而無文辭易於誦習故後世猶有傳授名數難於誦習故久遠而失傳故禮家但知章句而徐氏爲容樂家但傳記而制氏能識鏗鏘徐氏制氏雖不能通經義而猶爲禮樂家所不廢以其皆足以發明禮樂故也器數不可爲經則儀禮之威儀亦不可爲經矣有圖無文不可稱經則八卦六十四卦未有繫

辭豈不歷代相傳授乎魯鼓薛鼓不可爲經則今投壺之篇未嘗非經師相與傳授者也孔子無制作經典之事述而不作皆先王之政典取其足以淑世牖民以存道法非如後世著述必欲以文辭傳也且如孫子兵法漢志八十餘篇且有圖也今存十三篇文字可誦而其餘失傳必名數圖畫之難以誦憶者耳術數諸書十不傳一亦以多名數而少文辭爾豈可曰古並無其書歟無經即亦無其記矣古之樂記諸家具列藝文之目何可誣也

安驥集乃獸醫治馬之書首錄尚書兵部阜昌五年准內降付下都省奏朝散大夫尚書戶部郎中馮長齊等

劄子成忠郎皇城司准備差遣盧中賓進呈司牧安驥集方四冊奉齊旨可看詳開印施行長甯等竊謂國家乘宋後不得已而用兵故遣官市馬於隴右詔修馬政始命有司看詳司牧安驥集方以廣其傳云云按僞齊劉豫阜昌五年宋高宗紹興五年乙卯也越二年丁巳而金人廢之其立國不及十年文誥公移皆如宋制惟旨稱齊旨不如宋之直稱旨也

列女傳載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夜坐聽車聲過闕止而復嗚夫人辨其爲蘧伯玉南子故機敏此事殆附會非其實也毋論國君宮室深邃夜靜車聲無由得聞即近日州縣官廨亦無若編氓陋室之可以內室聞車聲者

且使果可聞於君寢則人人皆當慮及奚待伯玉始能且亦昭昭易辨不得謂冥冥之際君子所不苟也

余嘗辨史法稱人小妻當直書爲妾不當稱爲副室側室已於修譜雜議辨之矣惟唐律則媵妾婢分三等以婢爲妾徒一年半還正惟有子之婢始聽爲妾又媵犯妻減妾一等妾犯媵加凡人一等以媵爲妾合杖八十又云婢經放良亦聽爲妾又云若以妾詐冒媵姓名得告身者合徒一年大約當時倘有貴妾賤妾之分而大臣封典得及妾媵故律文云云然臨文則概稱爲妾無差等也

錢塘吳聖徵錫麒侍讀詩集有百步塘水月老人故居

詩序云出艮山門外有塘曰百步塘上有水月菴即水
月老人故居也老人姓孫名文字文若號水月會稽諸
生隱於杭榜所居曰梅園性恬靜一介不取閒爲長短
歌辭問其年嘗稱九十髮盡禿人多以僧呼之瀋陽范
忠貞公撫浙老人曾從忠貞尚幼老人
撫其頂曰是兒當建節吾土吾猶及見之至是忠貞母
太夫人言於忠貞遂物色焉久之始得屏騶往謁談論
數四捐俸爲建百步塘勒石紀之時西江多虎患老人
與忠貞言每曰山頭大蟲任打門內大蟲休惹及忠貞
遷閩督老人又言曰耳後火發時須要有主意其後忠
貞竟死耿難老人素不喜與世事及是人以爲前知爭

趨之老人避去不知所終土人改其居曰水月菴肖老
人若僧像僧徒奉之爲香火院王阮亭池北偶談因稱
爲水月和尚會稽人無知其事者故筆識之

陸放翁有二妾一名錢錢志難得也不知見
何書尺牘新語有引之者不載出處

康熙中有吳若崙幾神驗存乃測字最精者其書不知
刻否汪洪常稱之

譚友夏女山人說謂女子瀾如善貌蘭通書粗知韻事
與一時素士交處居小巷中人稱之爲山人戶外之屐
來求一觀山人各當其意去退而省其私或自厭其尾
瑣之言輕其錢穀之好陳其篋笥之書亦有以回旋其

面目曰吾不如女山人因謂山人喪風雅之名而女子反以存山人之實以諷當世按譚氏所斥之山人不過走江湖謁貴顯務虛名無實學一種取憎惹厭之俗子耳貴人之前娼優狗馬無不待食若輩不過分一娼優狗馬之支給耳其品雖出名妓之下於名教未有妨也近有浮薄不根之人倡爲才子佳人名色標榜聲氣蠱惑士女盡決禮義之防一時無識男婦競相趨附輕於蛺蝶楊花無復人舍之別又有一種江湖筆墨油口禪機倡爲三教同源造爲聲色貨利不害禪定之說挈帶不男不女一輩干謁貴顯陰邪傾僻無所不爲而原其所始不過爲阿堵物術干巧取與山人奔走都市同

俗品而造作言辭誑惑人聽爲風俗人心大害則又江湖山人之罪人矣安敢與娼優比高下哉

鍾伯敬生萬歷甲戌卒天啟四年乙丑年五十二見譚友夏所撰墓志譚生卒不可考按譚自爲其母魏孺人志孺人年十九生元春又云隆慶戊辰母卒得年六十則由隆慶戊辰下推十九年當在萬歷丙戌鍾譚稱忘年交鍾生萬歷甲戌距丙戌年長十二年耳然鍾爲萬歷癸卯舉人庚戌進士庚戌鍾年三十七而譚年二十五也天啟乙丑鍾五十二以卒譚生已四十年猶諸生其後二年丁卯始舉湖廣鄉試第一是於科名爲後輩鍾官學使而譚猶諸生爲忘形交耳徒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以齒長十二年未足爲忘年也

作非非國語者宋劉章江端禮虞槃三家許尙質有稽亭山人漫筆載之不知何所本也許尙質記宋事至紹興中子造朝云云則南宋初年人也乙亥小春自跋以送蔣國祥爲充餞贈資亦佳話也其書記及明人事則所云紹興余造朝必錄宋人說部而忘注其出處也此亦其蔽矣然畢竟不知爲何年人

蘇明允策論如老將用兵無懈可擊其制敵篇謂兵有上中下當用田氏下駟敵上而以上中當敵之中下三取二勝以爲良策則無異兒童之見矣夫兵家攻堅攻瑕在用兵者臨時權變非可預爲定法若兵卒之有強弱利鈍彼此所同善用兵者前茅後勁銓配得宜能使弱者爲强鈍者亦利一隊之軍如一人之手足相救耳目相互豈有特取聞聲而動見敵而奔者自成一隊名爲下軍以受人之敗者哉藉使上中與下果各有所用如蘇氏說之明分三等則田氏故智三戰勝二我能用之不能禁敵之不用也我以下軍當敵之上彼亦以下軍當我之上上當其中中當其下則勝算又誰得哉且攻守異勢因乘異情眾寡强弱異用非如象棋雙陸之分枚必均畫界必齊而可以雙單奇偶詭術小數預定一局之籌馬然者而蘇氏乃爲如是戲論蓋蘇氏未必眞知兵者猶是科舉策士之言而文筆居其優爾

蘇氏六經論歐陽公稱其似荀卿子所謂有試之譽不甚過情也惟五論皆發明聖人立經之旨獨於書論毫無發明虛作古今時勢盛衰感慨一番施於史鑑諸書何地不可而列於六經之一論哉蓋蘇氏於六經本原均不甚解其五論皆以己意私窺本不得經之本旨特文筆實能自達所見故猶不失爲一家之言書本難知遂不復能發明一語而又自以爲六經不可缺一故以感慨憑弔作一空論以充其數爾此皆讀書見解精粗之辨而學者槩以文筆許之疏矣

蘇明允以揣摩世務爲幾策權衡二十二篇又自嫌根柢不深乃有意撰著六經太元洪範諸論亦皆有可觀足自成家惟史論所見極爲膚淺蓋史學非其所知而恥於經史大源有所不槩故强意搜剔欲以張其門面而不知人之見地自不可强則適以形其淺陋而詐選之家乃反從而推服之則此事眞能知者鮮也如首篇言經非萬世常法亦非一代實錄爲聖人道法所寓不知古無經史之分聖人亦無私自作經以寓道法之理六藝皆古史之遺後人不盡得其淵源故覺經異於史耳其云經文簡約以道法勝史文詳盡以事辭勝尤爲盲昧古今時異故文字繁簡不同六經不以事辭爲主聖人豈以空言欺世者耶後史不能盡聖人之道法自是作者學力未至豈有截分道法與事辭爲二事哉孟

子言春秋之作則云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然則事辭猶骸體也道法猶精神也苟不以骸體爲生人之質則精神於何附乎此亦止就春秋而言爲蘇氏之所論及者耳六經皆史則非蘇氏所可喻矣次篇論遷固之義例所見甚小其所條舉亦有得有失不足深辨末篇謂遷不當割製經傳比於翦截文繡謂固不當襲遷論贊此全不識史家因襲之法尚書左國之文古者並不出於一人一手當日蒼史原文使蘇氏得盡見之必疑六經不當翦截古史矣左氏論斷凡稱君子曰者豈盡出左氏一人之筆耶至於議太史公之稱謂詆其父子無所分別則自敘篇中父子

時事分明前後兩太史公不嫌其混其全書稱太史公古人一家之學本無識別諸子百家皆然蘇氏所未解也至班錄太史自敘與楊雄傳同例此等皆是列傳之道通於劉向敘錄之義古人別爲一例不當責其瑣碎異他傳也史家微言奧旨非史遷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不可與言蘇氏則尤非其倫也文士著書不揣己之專長而每喜取經史大題以爲標幟宋人以下多不免也然門面之文畢竟難爲眞識不如不作爲愈矣

凡牘新語載閨秀方孟式讀徐媛詩與妹維儀書曰吳人好名而不學不獨男子然也其言有丈夫氣巾幗中少此識也近日號爲大家閨閤但知仰慕一纖佻不學

心術頗邪之無品文人求其標榜題品非禮相見屈身稱女弟子無復男女嫌疑不知無品文人爲之誇飾矜翊其心實大不可問所爲標榜之名不但不足爲榮而實足爲辱當日所謂徐媛者方氏但言其詩不足稱猶未至如近日所爲大家閨閣之甚也然其病實由于好名其爲無品文人所愚而不知其淺陋則實緣於不學方氏之言今大家閨閣之良師也

唐人詩云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神仙家言多記爛柯一局人世千年劉阮歸來子孫異世等事大抵多出小說西遊演義遂有天上一日人間一年之說世人多以神仙恍惚小說寓言置之不足深究夫頃刻千年乃閱世久者由後溯前雖千萬年理當無異於頃剎耳爛柯一局劉阮歸來之事皆當因頃剎千年之語而傳會出之非事實也如果有其事則仙家長生之說不足貴矣彼縱長生得數千年亦只如人世生數十年無異何足取乎惟西遊演義所云天上一日人間一年之說雖屬寓言卻有至理非頃剎千年及爛柯劉阮諸說所等例也蓋天上無世界可以爲人所駐耳假令天上果有帝庭仙界則天上一日必是人間一年無差錯也蓋天體轉運于上列宿依之一歲一周而日月右旋附天左退一日纔過一度人世所謂一日但見日周三百六十五度而復其原次也若由天上觀之則天日俱運而一

日十二時閒日僅行天一度則必周三百六十五日而
始復其原次豈非天上一日人世之一年乎不得因小
說寓言而置不論也
顧亭林五經同異三卷常熟蔣少逸名光弼錢秋槎名
朝錦同校刊者與萬季野石經考惠定宇周易本義辨
證九經古義三書並列書賈以其新出也隨在求售其
書無序跋識記卽余家所有惠氏九經古義惠氏自有
原序今亦不載萬氏之石經考吳興溫睿臨云有二卷
今所剏則合爲一卷惟周易本義辨證則蔣少逸與太
倉蕭子山名掄者所校前剏惠氏凡例八條餘則皆無
本人序例年月竊意諸家著書不應于所著宗旨全無

標白不特九經古義惠氏自有原序已也蔣君集剏是
書亦不應於集剏之意毫無標識使人疑爲不知何由
而有是集剏也書皆精要有裨學者之功意蔣君校刊
之書尙不止此別有序跋凡例目錄估販者未得其全
而并去序目使人不疑其缺少歟然何至諸書原有序
例并刪而不載耶顧氏之書最爲時所矜尙其五經同
異則從未見人稱及今觀其書乃采取宋元明來先儒
說經之文雖不離乎考據古今而大要以說理爲主皆
取先儒成說而不自爲論斷其宗旨亦不與日知錄說
經諸條相符合疑未必出自亭林爲其學者所依託也
然此不得爲著作纂錄前人同異以待棄參正學者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經之功力耳今之經生有志於古之學者正當以是爲
法特須中有定主不可道聽塗說不知所擇如決科之
備策括也論全經大體之說皆冠于前而發揮篇章字
句則以經文爲次第亦日知錄之成例
朱楚生康熙中名妓也驕慧善嘆有查生於周蹤跡甚
密然落落未易近也查嘗得善畫曾生欲爲朱寫眞朱
復書曰來書云云令人吞吐不下字字足傳神矣安得
又有曾君燃犀來照人也但面目可憎毫無可畫惟排
場上醜態畢露爲可畫耳來教又云心可假而貌不可
假此語固然令人恚甚我常以不可假而假之人知之
矣亦常以可假而不假君知之乎與君心期十載情感

三生猶然知我貌耳未知我心可歎也曾君可畫我可
假之心何以傾注於君我當盡解叙劒爲曾君贈如必
以貌爲言即使形似神似百日眞眞千呼萬喚我不下
也不如已之何如或謂此書足見善嘆余謂此正所以
善媚也李夫人病篤武帝以高爵厚賞求一覿面卒不
可得自謂此正所以重託兄弟成帝病緩弱不舉惟持
趙妃之足則與不可遏趙妃故避不使得以常持宮人
咎之則曰使帝易持將厭棄不足重矣葢雖妓妾嬖幸
之流則色藝果能出人縱使乞憐希寵亦必先自珍愛
不肯輕炫易售以爲致人而不致於人斯足重耳奈大
家閨閣千金之體理宜如何珍惜而顧以偶解五七字

句押韻之語不惜呈身露面甘拜心術傾邪纖詭輕薄毫無學問之無品文人屈居弟子聽其題品自以爲幸嗚呼不忍道矣尚覺妓妾嬖幸之流能自愛矣

唐時東觀漢記及華謝諸家後漢書俱在而功令表十三史獨取范書李習之與皇甫持正書曰足下讀范蔚宗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邱明司馬遷班固之書温習哉晉書舉王隱者功令用御撰本謹避不敢加褒貶也後漢三國之用范陳唐時已自有定論矣

李習之撰楊烈婦傳云李希烈分兵抵項城縣縣令李侃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激發忠義號召吏民又箭傷侃手侃歸楊氏責令登陴死守敘楊之烈至矣然爲李侃者不亦難乎古人記事從實無所迴護故其文光明磊落可以取信於人今人下筆率多世俗忌諱如爲人妻作傳則必欲其夫無疵可摘若餘文波及大抵六親三黨皆是聖賢之徒然後使其人可安而爲文者亦得免於訾議否則羣閙交集雖被褒之人亦自跼蹐而不敢居嗚呼三代直道之公不可問矣舜禹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史臣初不諱瞍鯀之惡也

昔人論唐元宗納壽王妃楊氏一事謂楊氏初爲壽王所聘尚未歸壽邸也此說意存忠厚然未考事實也按楊妃傳妃死於馬嵬之難在天寶十五載丙申死時年

三十八推其生年當在開元七年己未唐大詔令開元二十三年乙亥冊楊氏爲壽王妃自己未至乙亥妃生方十七年天寶四年乙酉有度壽王妃楊氏入道敕文云素以端慤作嬪藩國雖居榮貴每在清修則楊氏入壽邸已十年矣是年冊韋昭訓女爲壽王妃而楊氏入宮妃于時年已二十有七元宗生於光宅二年乙酉下距天寶四年乙酉年已六十有一而納妃後宮又十一年而遣爲鬼之難妃三十六而元宗年已七十二矣豈非孽哉朱竹垞所考謂楊妃以室女入宮亦未確也

李習之出韓退之門其文能自成家不規規隨韓進退才力遜韓之博大耳其論文之識頗勝於韓韓與崔斯立書欲考國家遺事求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一經誄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有志於史也然論古人之文以史遷與司馬相如揚雄辭賦同稱而班漢之業從未一顧無論陳范諸家李習之與皇甫湜書乃云唐繼周漢而史官敘事會不如范蔚宗陳壽所爲況足擬望左馬班固之文哉其于史家得失言之具有淵源非退之所及也且退之會撰順宗實錄習之所議史臣不如陳范亦未必不以韓氏此亦自是公論不得以門戶而曲諛之也惟韓氏道德文章不愧泰山北斗特于史學非其所長作唐一經之言非所任耳其文出于孟荀淵源詩禮眞六經之羽翼學者自當楷範但史家淵源

必自春秋比事屬辭之教韓子所不能也後如歐陽永叔亦不愧為千古宗師第其生平見解不能出韓氏之範圍唐書與五代史非不竭盡心力而終不可與語史家之精微也

李耆卿文章精義論文頗有見一涉史文則全無把握矣歐陽五代史贊發端必用嗚呼二字最為惡劣余向議五代史序例祇可作誄祭文集蓋除卻誄祭文辭並無必用嗚呼發端之例也說者謂其感慨時世夫感慨出于一時觸發豈有預定凡例憑空懸一太息唏噓以待事理之湊合哉且時世可慨孰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事夫子著經左氏撰傳不聞以感歎為全書凡例

歐公何其不惜聲淚觸處無端施弔挽哉耆卿乃謂此老文字遇感慨處便精神夫哭笑出于一時哀樂苟以凡例拘之哀樂亦無情矣五代史記余所取者二三策耳其餘一切刪裁獨斷皆嗚呼發歎之類也而耳食者推許過甚蓋史學之失傳已久而眞知者鮮也

古文體製源流初學入門當首辨也蘇子瞻表忠觀碑全錄趙抃奏議文無增損其下即綴銘詞此乃漢碑常例見于金石諸書者不可勝載即唐宋人家文中如柳子厚壽州安豐孝門碑亦用其例本不足奇王介甫詫謂是學史記諸侯王年表眞學究之言也李耆卿謂其文學漢書亦全不可解此極是尋常耳目中事諸公何

至怪怪奇奇看成骨董且如近日市井鄉閭如有利弊
得失公議興禁請官約法立碑垂久其碑即剏官府文
書告諭原文毋庸增損字句亦古法也豈介甫諸人於
此等碑剏猶未見耶當日王氏門客之訾摘駭怪更不
直一笑矣

以文辭而論趙清獻請修表忠觀原奏未必如蘇氏碑
文之古雅史家記事記言因襲成文原有點竄塗改之
法蘇氏此碑雖似鈔繕成文實費經營裁製也第文辭
可以點竄而制度則必從時此碑篇首臣幷言三字篇
末制曰可三字恐非宋時奏議上陳詔旨下達之體而
蘇氏意中揣摩秦本紀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

語太熟則不免如劉知幾之所譏貌同而心異也余昔
修和州志有乙亥義烈傳專記明末崇正八年闖賊攻
破和州官吏紳民男婦殉難之事用紀事本末之例以
事爲經以人爲緯詳悉具載而州中是非鬨起蓋因闖
賊怒拒守而屠城被屠者之子孫歸咎於創議守城者
陷害滿城生命又有著論指斥守城者部署非法以致
城陷甚至有誣創議守城者縱城欲逸爲賊擒殺並非
眞殉難者余搜得鳳陽巡撫朱大典奏報和州失陷官
紳殉難情節乃據江防州同申報轉據同在圍城逃脫
難民口述親目所見情事官紳忠烈均不可誣余因全
錄奏報以爲是篇之序中間文字點竄甚有佳處然篇

首必云崇正九年二月日巡撫鳳陽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朱大典謹奏爲和城陷賊官紳殉節堪憐乞賜旌表以彰義烈事其篇末云奉旨覽奏憫惻該部察例施行此實當時奏陳詔報式也或謂中間奏文既已删改古雅其前後似可一例潤色余謂奏文辭句並無一定體式故可點竄古雅不礙事理前後自是當時公式豈可以秦漢之衣冠繪明人之圖像耶蘇氏表忠觀碑前人不知而相與駭怪自是前人不學之過蘇氏之文本無可議至人相習而不以爲怪其實不可通者惟前後不遵公式之六字耳夫文辭不察義例而惟以古雅爲徇則臣扑言三字何如岳曰於三字更古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更古舍虞夏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也

韓昌黎之論文則曰文無難易惟其是耳余亦謂文無今古惟其是耳杜工部之論文則曰不薄今人愛古人余亦謂不棄春華愛秋實私自許謂起韓杜二公于九原固知不余疵也

陳騤文則其論文皆推本經傳篇章字句甚有發明學者不必拘其成說但師仿其意而徧觀乎九經三史以己意推而例之自能神明變化得其精要但其所言論語與家語比較文有優劣由弟子雜記才有高下不如論語之粹此說固然然不知家語久亡今傳孔氏家語

乃出王肅僞撰又不得以此爲漢志著錄之家語也又
云論語雖出孔門記錄疑若已經聖人之手則無此理
也論語記及曾子之啟手足已入戰國初年夫子不及
見也如經夫子之手則如子貢天縱之說日月之擬天
不可階之喻夫子豈存以自榜哉曾子固謂二典之文
不特記述唐虞事迹並其精微之意而亦著之知載筆
者皆亦聖人之徒最爲知言之要聖門高第弟子學識
所至理當不讓唐虞史官論語之文安在必夫子手定
爲耶朱子論語集注闡發聖人精微實爲前人未有惟
因聖門問答夫子各有裁成因意推夫子於諸賢必不
可到之境遂於諸賢視爲無一能知全體之人殊不知

夫子門牆反不如後世村荒學究講章識解則夫子亦
闇然無色矣毛西河氏性與朱子歧趨所著四書駁議
誠不免於過苛其專立一門摘朱子之貶抑聖門則語
語允心切理雖間有措辭過激之處要於是非得失不
得謂其非持平之論也
朱子解四書其云天卽理也又云性卽理也古訓本不
如此然朱子之言亦非私撰毛西河云果如朱子所言
天卽理則孟子云莫之爲而爲者理也可通否又云吾
之不遇魯侯理也孟子必大不受矣其言甚辨然天數
天理皆可稱天數之自然而莫能强固曰天也理之至
當而不可易亦未嘗不謂之天言各有當不可以此爲

駁詰也卽如夫子答王孫賈曰獲罪於天如以孟子爲例則解其言爲獲罪於氣數可乎抑解爲獲罪天理自明白矣又朱子中庸章句毛氏以謂如朱子解則中庸首句當作理命之謂理無此文義是又不然卽此一理在太虛自然者則謂之天在人所稟賦者則謂之性各指其所而名之不可膠也譬如水潤萬物著於物者謂之潤其在江湖未著於物止名爲水而不名爲潤若就物而言云物卽水也此中庸性卽理也之訓是也若就江湖而言則云江湖卽水也此論語天卽理也之訓是也水又可以溺人若就人之被溺者而論則曰某人之被溺者水也此孟子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之義所謂語各有當不可以是相難也古人文字無多欽明爲敬允塞爲誠理字不見古訓然孟子理義悅心亦前聖所未見之字豈得謂孟子造作不根哉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孟子之前已有理字矣然前人尙議說卦文言不出于夫子也要之承用文字其解允愜人心否耳必云某字古人所無小學家用以考證時世變易可耳必以古人未有其字而謂後出之字不足憑則春秋文字已去唐虞遠矣夫子春秋不可與典謨並列矣

古人著述有於義例未善而流傳後世轉得其用者如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於例未爲盡善蓋族望入於史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原本史記三代世表漢書古今人表之遺最爲要典但限以宰相則不可爲訓蓋有官宰相而其族不可譜者亦有無宰相而其族不可不譜者歐陽氏以宰相標題而宰相之族實有未全且有寥寥無甚知名而强列於譜者又鄧州韓氏本無宰相爲韓文公而破例收之亦覺自亂其例余意譜牒之學自有專書其采錄入史則當簡約其法愼取一朝世族大家之尤著者且必與於國家廢興衰盛終始可考見者裁節爲族望表轉不必限以宰相標題而篇章必須約省以見史裁之尚謹嚴亦不得如歐氏唐書系表之多占篇幅也歐氏系表誠不免於過多然今去唐遠考訂唐人事迹及金石刻畫

借證於系表者實不乏惟恐其當日所收之不詳也又如廣韻之注詳略義例亦不可曉既訓字詁而欲其詳則一切名物象數皆當覈矣今惟於姓氏一門頗爲詳贍其餘又不盡然豈詁字之正理當如是乎必當日偶有姓氏之書取攜獨便而偏詳於是也是豈可爲修書之法然時代久遠彼所引用原書久亡則考姓氏者轉於是書大得資益與唐書系表可以一例觀也然此等事譬如誤販大黃而適遇瘟疫戲載龜蜕而剖得明珠不期有濟而幸得濟耳如行賈者必以大黃滿載朽蜕專舟則無是理也自四庫館開寒士多以校書謀生而學問之途乃出一種貪多務博而胸無倫次者于一切

撰述不求宗旨而務爲無理之繁富動引劉子駿言與其過廢無甯過存卽明知其載非倫類輒以有益後人考訂爲辭眞孽海也夫千百年前物可爲千百年後之考訂者雖市井簿賬孺子鴉塗背吏案冊夫婦家書甚至井臼磚石厠圂柱礎無不可以取證豈能賅存以待後哉劉子駿之所謂過廢過存乃指古文逸禮左傳豈曰一切賅存爲好古哉大抵見解混者不可與論決擇之精名心重者不可與論自得之學王懷祖御史言學問須有性靈苦功而無性靈是人役也

朱竹垞序張士俊校刻廣韻序云近有嶺外妄男子僞撰沈約之書眩世信而不疑者焉按約書唐人已不著錄近人豈可僞撰而當日乃有信者誠怪事矣

世傳朱子治家格言乃元時朱柏廬所爲又傳七言古風讀書四時樂乃仙居翁秀卿所爲秀卿名森宋末隱居不仕 朱崑山人

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專守古學力攻劉瑾詩集傳通釋朱鶴齡則斟酌於漢宋之間與陳氏互有參訂

象山姜炳璋石貞氏言三百篇有詩人之意有編詩之意如雄雉爲婦人思君子凱風爲七子自責此詩人之意也雄雉爲刺宣公凱風爲美孝子此編詩之意也

會稽范家相蘅州氏言詩音不叶有三列國方音不同一也古人一字每兼數音非可執一而叶二也詩必歌

而餘音相諧歌詩法廢而餘音莫辨三也

宋史爲元人所撰疵病甚多以史家法度而言等於自鄶無譏矣然有特筆創例可爲萬世法者周三臣傳是也一朝之興必修勝國之史其鼎革之際曲直是非出彼入此史臣不必心術偏私但爲君父大義則於理自不容無所避就夫子之於春秋不容不爲尊親諱也然則勝國遺忠待表章於易世之後竟當著爲成例前人之闕典後人之補皆可以質鬼神而俟後聖斯爲至當不易之理耳又道學儒林分爲二傳前人多訾議之以爲吾道一貫德行文學何非夫子所許而分門別戶以啟爭端此說非是史家法度自學春秋據事直書

枝指不可斷而冗足不可伸期於適如其事而已矣儒術至宋而盛儒學亦至宋而歧道學諸傳人物實與儒林諸公迥然分別自不得不如當日途轍分歧之實迹以載之夫道學之名前人本無則如畫馬自然不應有角宋後忽有道學之名之事之宗風派別則如畫麟安得但爲麟而角哉如云吾道一貫不當分別門戶則德行文學之外豈無言語政事然則滑稽循吏亦可合于儒林傳乎

周三臣傳亦似本於五代史記唐六臣傳而褒貶異指然宋人修唐書已有五代遙隔褒貶例無所嫌不比元人之修宋史鼎革相接續者也且鼎革相際無論國諱

嫌疑臣子義尊君父卽秉筆諸臣多與前朝人物交涉其中豈無恩怨厚薄子孫豈無權勢挾持與夫干求請託亦足以掣史官之肘然則是非之平前史所遺斷賴後史之補亦事理之不得不然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還得天下之正者未有如我大清魏晉唐宋之禪讓固無論矣卽漢與元皆是征誅而得天下然漢自滅秦而元自滅宋雖未嘗不正而鼎革相接則新朝史官之視勝國猶不能無仇敵之嫌惟我

朝以討賊入關繼絕興廢褒忠錄義天與人歸而于故明但有存卹之德毫無鼎革之嫌明

直隸州之領縣如古方伯之領侯國唐節度大府之領小府雖官屬相統而疆界各殊余嘗修江南直隸和州志具草初成上于學使學使以州轄含山一縣志但詳州而略于縣且多意見不合往返駁詰志事中廢然余嘗推論其事詳州略縣于例是也葢文墨之事無論精粗大小各有題目如詩文有命題者然稍不如題卽非佳文修志亦如是也如修統部通志自有統部志例非但集諸府州志可稱通志亦非分拆統部通志之文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可散爲府州志也諸府之志又有府志一定義例既非可以上分通志而成亦不可以下合州縣屬志而成苟通志及府州縣志可以互相分合爲書則國家亦安用此重見疊出之綴旒爲哉至直隸之州其體視府爲其轄諸縣也其志不得視府志例以府境皆州縣境州縣既各有志府志自應於州縣志外別審詳略之宜直隸之州除屬縣外別有本州之境義與縣境無異如以府志之例載屬縣事而以縣志之法載本州事則詳略不倫如皆用府志之例則於州境太疏如皆用縣志之例則於屬縣重複惟於疆域沿革備載屬縣以見州境之全其餘門類一切存州去縣以見專治之界度古人制度方伯國史未必具屬國之文節度大府未必兼屬郡之載此亦擬於相體裁衣之得當者矣或問今之志直隸州者未聞如是之分別也曰今之通志與府州縣志皆可互相分合者也既可互相分合卽不成其爲志矣何足道哉

余撰湖北通志初恃督府一人之知竟用別裁獨斷後爲小人讒毀乘督府入覲之隙諸當道憑先入之言委人磨勘而向依督府爲生計者祇因窺數十金之利一時騰躍而起無不鬬蒙弓而反射不顧他日如何施面目也此等人之學識豈直一笑然所指摘督府需余登復今存駁議一卷錄其大略已足噴飯滿案矣茲約

舉其二條取與省府州縣志例須分別者相發明也湖廣舊志山川一門取各府州縣志載山川名目仍依府州縣次排列山川名下之注亦照冊排列此亦世俗通例未足深怪但如此排寫占紙四五百番實與府州縣志毫無分別余意此等祇應詳州縣志府志已當稍裁繁注況通志乎因聰明於形家言者俾敘湖北十一府州山川形勢上溯夔峽下接江西盤旋數千里間分合迴互曲直向背爲長篇總論而山川名目有當形勢脉絡起伏嚮應者則大書以入文裁仍加分注以詳坐落其文纚纚凡五千餘言觀者朗誦一徧則數千里間形勢快如掌上觀紋至於無當形勢脉絡支流斷港堆阜小邱則但以小注記其總數於所隸州縣之下且盡刪其注文前以所隸州縣爲經後以總論山川爲緯略仿禹貢職方義例用紙不及三十番而大勢豁然可謂意匠經營極盡鑪錘之工者矣駁議乃曰通志固須簡約然此門將舊志原有之山川而刪去之則通志轉成無用之書矣此門須重辦併山川中事有關於考據者補入此等駁議眞使人絕倒也通志固須簡約在彼方自以爲解事先作原情論矣殊不知彼以簡約爲言即已不知通志之體裁也蓋彼見府州縣志連牀架屋通志合爲一書自須刪繁就簡云耳此直無異兒童之見夫世人之撰通志率盈百帙余撰通志不過綫裝二十冊

卽與舊志相較新志勢必加增於舊余反滅舊志僅存三分之一彼不知者以謂求簡約之心但每事必思其所以然而求其是耳所貴乎通志者爲能合府州縣志所不能詳既已詳人之所不詳勢必略人之所不略譬如揖左則必背右揮東則必顧西情理必然之事等於渴飲飢食之常不特無疵病可指摘亦并無新奇可驚歎也彼不識其敘論形勢之詳而但搜其名目注說之略轉譏通志爲無用之書此等無用之人安可與言史家之妙用乎且彼幸而姑妄言之當事姑妄聽之未嘗實試於行事也假令當時卽以彼之所言

責彼筆削此書則不知如何副其所言既云通志須簡約矣舊志排列山川名目注其事蹟連編四五百紙已不勝繁又云舊志所有不可刪去則簡約之說已相矛盾復云有關考據者補入是欲比舊志加詳矣是非連牀架屋先成一部山川類考不足以盡其興則彼又不知別有何等簡約之法以成通志之別裁也大抵彼時磨勘局中所駁之議半是不見天日之言半是自相矛盾之說余辨例已詳此特舉一端爾又通志食貨考田賦一門余取賦役全書布政使司總彙之冊登其數而采取明人及

本朝人所著財賦利病奏議詳揭與士大夫私門論撰

之屬聯絡爲篇爲文亦不過四五千言而讀者於十一府州數百年間財賦沿革利弊洞如觀火蓋有布政司冊以總大數又有議論以明得失故文簡而事理明也舊志盡取各府州縣賦役全書挨次拼纂書盈五六百紙而議論財賦章奏論說之文則散歸藝文本門一槩不錄閱者連篇累卷但見賦稅錢穀之數其十一府州數百年來利病得失則茫然無可求矣然則余之通志非苟爲簡惟其明而簡也舊志以繁爲詳贍乎殊不知府州賦役全書自當於府州志詳之州縣賦役全書自不當代爲屑屑纂錄十一府州財賦大勢沿革病利非府州縣志所能具者舊

志轉不采入故文繁而反於事理晦也而嘉興湛士陳熠駁云當取賦役全書補入又云其當補者十分之九是將盡謄府州縣志錢糧冊矣又余於志例極具裁翦苦心而於見行章程案牘文冊入志不合於體裁者刪撰湖北掌故六十六篇略仿會典則例以備一方實用眞經世有用之書也賦役不比山川可以全委於府州縣志故志文頗其總要貫以議論以存精華仍取十一府州六十餘州縣賦役全書鉅帙七十餘冊總其款目以爲之經分其細數以爲之緯縱橫其法排約爲賦役表不過二卷之書包括數十鉅冊略無遺脫掌故六十六篇書分六科以吏戶禮兵刑工爲目此表列戶科中

最爲執簡馭繁之法此書與志同在局中陳熠親目所覩而爲是瞽說謂之失心良不誣矣

古之方志雖有著錄而傳者無多惟宋志尚十餘家元明志之可稱者亦十餘家雖與流俗不可同日而語而求之古人義例鮮能無憾余別有專篇討論不復贅言惟統部與府州及所屬州縣各自爲志古人所無其例實始前明明人鮮知史學故於志分三等義例須作三家分別全未知也宋制以州領縣諸縣不皆有志而州志不上職方故書名或取古郡或題山水未有直稱某州志者所以避圖經官書名目余嘗謂方志不得以圖經爲例此亦其一證也然觀宋人之爲方志雖不盡得古人之意但既無諸縣之志可以湊拍而成亦不可以分析其書遂爲縣志此實可爲後世府志取法而統部通志之不可同於府志亦可從此推矣宋人州志自以州志聯絡爲篇屬縣別爲專篇記其建置沿革意殊簡略凡所隸事實自以合州大勢貫之不可分析求也惟羅氏寶慶四明志前志本州事實爲十一卷後志所屬六縣爲十卷與他州志稍異則彼時明州建府而州治並無附郭之縣與近日之直隸州制正復相同彼時屬縣不皆有志故不得已而分爲詳略有如是爾今日之直隸州則屬縣已皆有志又不必以此爲例矣

乾隆壬寅主永平講席太守出題以約失之者鮮矣諸

生有直鈔方士亮文者太守批抹至謂不通文理諸生相與閧笑今觀其文將以約失之者五字連讀鮮矣二字再讀視常解更爲精微閱文主見不同亦不必過於嘲笑惟通篇字句老成深秀即不以解題得失論應知此非膚學所能辨也此而詆爲文理不通未免離文理太遠耳余丁酉鄉試墨藝同之爲人也句題文開講云顏氏之子才惟殆庶此語出於史通乃是六朝常調余不過信手取用並非作意亦不以此等爲佳勝也而此公至徧告屬吏以殆庶二字作爲笑柄則太不讀書矣此等事皆不足道拈示後生慎毋肆口譏評恐有識之旁觀竊笑也

五經雕板始於馮道正定五經文字刻石太學由宦者李巡之請古人飲食不忘所始是亦學者宜俎豆也

董秉純全謝山門弟子也嘗爲謝山述全氏譜系以冠其集且云昔胡氏助述宋氏譜系冠潛溪集萬斯大仿之述黃氏世譜冠南雷集按此例不始於胡氏萬氏前人已多有之

謝山文集百二十卷前五十卷謝山手定自四十卷至四十九卷爲經史問目乾隆乙酉董秉純刻其問目喪祭七七之說見於北齊書孫靈暉傳又見於北史顧甫人謂本於易之七日來復在初刻日知錄後刪去之全謝山云左氏書中九十餘歲之老人尚見於策者一

爲吳季子一爲齊鮑文子至蘧伯玉尤可疑余擬取春秋人物作一年表雖其生年卒年無明文者但取其事見某年與同時之人概見於編年經緯之中則佳矣

蘇明允以劉知幾史通多儷辭排斥不可紀事眞贅說也劉知幾方以史策載言不類譏正前史豈有自己爲史轉用排儷之理如以史通論史之文定其作史之文必同一例則知我罪我之言亦與春王正月之文相似否耶大抵宋六家文惟南豐曾氏可與言史三蘇皆不近也歐氏所見甚小而臨川王氏去之更遠矣

盧召弓嘗論白虎通三字爲名不當稱通德論今觀劉氏史通引例亦稱爲白虎通可證也

史通以本紀之名仿於史遷然遷書引禹本紀非遷始矣

王隱晉書有瑞異志見於史通沈約宋書符瑞志所仿也

范史百官輿服二志命名本於謝承之書今亦見於史通

謝書藝文志猶用班志略例但後漢文集漸繁不知如何部勒

劉氏史通知書志爲三禮之遺不知史記之天官平準名篇乃是官名班史改天官爲天文改平準爲食貨全失官禮之意矣嘗議書志一體實官禮之遺非三禮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謂也故敘事溯典當取一代人官爲綱領而重輕詳略則作者自爲權衡此義明則諸史書志不致參差矣

方孟式桐城人嫁同縣張秉文秉文官山東布政使明末時大兵平山東張夫婦殉難胡雒君言今賜謚忠節

袁山松後漢書志天文但記天象變異見於史通

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有墳籍志所錄皆鄭下文儒之士讎校之詞所列書名惟取當時撰著亦見史通

司馬彪續漢書亦有藝文志祖述班志按史通文可悉

趙岐著三輔決錄乃官族譜系之書自序謂夢黃髮士姓元名明字子眞寤言善惡之閒無所依違此豈可爲訓乎

劉知幾六家分史末爲篤論史記一家自是通史其家學流別余別有專篇討論劉氏以事罕異聞語多重出議之非也至李氏南北史乃是集史並非通史通史各出義例變通互古以來合爲一家紀載後世如鄭樵通志之類足以當之集史雖合數朝並非各溯太古自爲家學者可比歐氏五代史記與辭氏舊史是其同類與通史判若天淵者也蓋通史各溯古初必須判別家學自爲義例方不嫌於並列否則誠不免於複沓之嫌矣

集志原有界畫李延壽行之於前辭歐行之於後各爲起訖無所重複雖一家凡例兩書可通用也劉氏牽合

爲一非其質矣

劉知幾生於唐初而云年在紈綺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按僞古文尚書文字明潤豈劉氏所習孔安國眞古文至唐初猶存耶是則益可見眞古文不同於近所傳也 已上丙辰冬

戴東原云經言謂之與之謂異指此說見於陳騤文則丁巳正月二日

王西莊序孫淵如問字堂集云孔子時天下皆用籀文孔子獨違衆而用古文孔子嘗自稱好古敏求又曰信而好古是一說也彼蓋見孔壁漆書之爲科斗古文因謂孔子之好古耳春秋如仲子手文之魯季子手文

之友未見必爲籀文當日古文籀篆必當並行於世故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卽識其文而能歎周禮之盡在魯也

王隱晉書亦以皇后作紀見史記索隱

史記衛青傳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正義曰爲壇於山上封以祭天也祭地曰禪又曰登臨翰海索隱曰北海名羣鳥之所解羽故名翰海

史記南越尉佗傳贊乃用韻語中間以女叶後女有紐音也

尉佗傳越相呂嘉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徐廣注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侯楊升菴

謂越妻作越女解非人名二說皆可疑如徐說則既云
高昌侯子而建德又見爲術陽侯遷傳何不云高昌侯
而僅稱其子爵且是時南越王卽明王嬰齊子興也嬰
齊入質時取邯鄲穆氏女生興及歸國立爲太子漢數
諷嬰齊入朝嬰齊稱病遣子次公入宿衛則興爲長子
明矣興卽王位不應有兄徐說似未確也若如楊說則
明王長男畢竟何人明王曾質長安取邯鄲女其子豈
皆取女中國而必別之爲越妻哉讀史闕疑姑存以質
智者

今覆按楊說是以建德爲卽明王長子嫌於越王興爲
邯鄲女所出故用妻子以別之耳但以興弟名次公推

之似不應更有長兄又以兄越封高昌侯推之豈興
之兄尙多耶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敘諸家春秋自左氏後卽繼以
鐸氏微四十章是在趙孝成王之前楚威王時也繼以
虞卿虞氏春秋八篇又繼以呂氏春秋則七國末年矣
鐸氏書不傳其名微者索隱以謂春秋有微宛之辭是
附春秋以起義固春秋家言也虞卿呂不韋之書雖不
依附春秋而采取春秋時事其書直名春秋則是自成
一家之春秋也至書不以春秋名亦非依附春秋起義
而著書亦采及春秋時事則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諸
子家言則略其文法而順敘於後何爲不及晏子春秋

然晏子春秋名已見於管晏列傳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索隱云今其書有七十篇然今傳篇第皆非疑非原物

管晏傳贊吾讀管氏山高牧民乘馬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別錄謂民間無有非也按貨殖傳齊中衰管子設輕重九府則史有明文子政豈未見耶

全謝山孫武論謂春秋內外傳紀吳事頗詳絕不及孫武即越絕書吳越春秋諸書出漢世亦鮮及之今按內外傳絕不及之洵屬可疑越絕書云吳縣巫門外大冢

孫武冢也吳越春秋子胥薦孫子於王王召問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是亦稱及之矣但史記有傳則漢人之書稱述不足爲異爾

阮孝緒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張守節史記正義引之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卷按唐時孫子八十二篇已逸故中下卷不知其數則十三篇之即爲上卷亦未可憑也

戰國三武安君蘇秦白起李牧也

封禪書長陵女子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鄒誕生音先後並去聲韋昭云宛音冤

封禪書游水發根服虔云游水縣名發根人姓名索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曰顏師古以游水爲姓發根爲名
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惟任安不肯宜史遷爲
死友也
文章如劍術善用亦貴善藏
扁鵲倉公傳淳于意受公乘陽慶黃帝扁鵲脉書上下
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
書皆藝文志所不載
趙世家敘造父御周穆王會西王母事索隱謂譙周不
信此事云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
母或云西域地名按穆王見西王母事史遷誤采神仙
荒唐之說譙周不信是也其推所致誤之由則云代俗

尊日月神於理較近而索隱又不以譙周爲然殆不可
解
姑布子卿相趙無恤事見趙世家司馬彪曰姑布姓子
卿字不知其何名也
田齊世家陳恒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納後宮以
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不禁有七十餘男索隱
引譙周說按春秋陳恒爲人雖志大負殺君之名行事
亦自修整非苟爲禽獸之行夫成事在姦雖七十子祇
以長亂事豈然哉余按秦娶邯鄲有娠之姬楚納黃歇
懷孕之妾皆恐人心惡秦楚而從爲之辭譙氏不爲無
見但陳恒弒君大罪自無所逭譙氏乃云志大負殺君

之名則黨逆獎亂轉爲辨閨門小節而開脫弒逆大罪則譙氏之謬論矣

說文引詩鬒髮如雲作參髮愼字古文作眷六經無眞字多取誠實允塞字義而卦名无妄尤顯著也顧或以謂經傳從眞之字甚多如愼塡鎭顚之類是未必無眞字但小篆始於李斯如鬒髮作參愼徵作眷則亦未見必從眞也莊子大宗師眞人眞知意與古人異旨且從化登眞亦小篆之訓古人無此義也

廣韻媧字注古女后也四字費解按女媧或云女主或云帝者之后然子緯諸書未有定說若女后二字則更不可解矣豈后如之稱必加女字以別於男抑后爲人主之稱同女主之解一例此則后字犯嫌亦當稱爲女主不當稱后明矣

說文●許云有所絕止●而止之也是點句之法漢以前已有之矣●文又作駐音與柱同古人離經辨志不知如何

學記謂學有四失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寡與易止之失人所知也多之爲失今人所不知也

離經辨志鄭注謂離句讀嘗疑離絕句讀受書之日卽然何待一年後哉竊意初受書日依經解詁止能如前人成說而不能自得其意志所在習之一年可離去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書而能通以己之意耳蓋依經起義是知其當然離經辨志是通其所以然爾然師訓無聞則不敢强以爲然姑存以備一說

春秋宣公六年公羊傳書趙盾事曰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獳此非晉史文也曰晉曰其君且直書夷獳史臣書本國事不宜如是穀梁曰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當得其實公羊誤用春秋書法不知晉史自有本國例也左傳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亦不似本國書法其書其君正與春秋書魯稱我公相反也齊崔杼事亦同此例

好名與好勝不同好名徇人而忘己好勝專己而非人故好勝賢者亦所不免而好名則人品心術皆無所取也顧甫人著論甫人以爲笑不意百十年來此風盛行攀援聲望飾無爲有增減事實誣人炫己殆於齊人之誇富貴雖妻子不可使之聞矣余少長在外晚歸鄉里鄉人以其所著請余序跋則其先往往已有人爲題品其所題者則有向與章實齋典籍言之有合或云向與章進士實齋嘗反復辨難實齋服膺余言又或云余嘗以質章君實齋甚至言章實齋請正於余其實全無影響余何足取重而煩諸君諄諄不置然其所言則不但非余所知且多余所不解炫惑視聽疑誤後人如使甫人見此論甫不勝辨矣

文史通義多警策動人清言雋辨閒涉詼諧嘲笑江湖遊客藉爲談鋒科舉之士用資策料斯亦已爾乃有時流自命著述往往陰勦其言至於引伸觸類往往失其指也如余有二名不偏諱之言因謂二名止稱一者爲非如無忌稱忌去惡稱惡此與命名之意全反其說本顏氏匡謬正俗非余所創余則以謂有可通與不可通之別如尚書稱伯夷曰咨伯稱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曰汝羲暨和是伯仲之行本可離合故也春秋左傳稱趙嬰齊爲齊楚巫臣爲巫則嬰巫爲命名主義省文從簡亦可通也但古人名少而文法稍疏未足爲一定法後世人名漸多而文法亦稍密自不宜槩從節省爾因舉

韓文平淮西碑稱公武爲武光顏爲顏重允爲允張中丞傳後敘既曰南霽雲又曰霽雲忽又曰雲謂不可法以見後世之文亦宜視古稍密亦事理有當然也道聽之徒反謂古人二名偏舉弊由韓氏張中丞後敘始由是人效法之則古書具在此豈可欺人者耶

丁巳季春在桐城閱縣試卷訖出與縉紳知好多爲文酒之會因於行笈撿湖北志稿中平夏逆傳草本囑交張氏宗人公閱葢內有張氏相關涉事也因書始末於冊面云此平夏逆傳稿乃湖北通志第六十一篇通志列傳之第四十一篇也傳以紀事名篇乃史家之舊例或云紀事不當爲傳非也當夏逆亂時有見官武昌府

通判桐城張芭不爲賊污改裝逸去請援收復亦有功績故於篇中爲立小傳此稿既成外人猶未見也張之後人有爲黃陂知縣者並無一面之雅亦無半刺之投突遣其奴子持帖赴館書云檢別駕公入志忠臣傳稿自定爲忠臣名目亦奇想天開即鈔付來人余訝其不倫亦取帖報云別駕與葉宣諸公死難者不同於例不得爲忠臣傳至勞績可錄已載平夏逆傳文繁不可勝鈔成書自然共見黃陂即大有煩言甚可笑也夫身爲子孫于其祖先之事方藉人爲表揚而咫尺之閒不屑一顧之勞一刺之通而突遣家丁手帖徑取書語若長官之諭胥吏毋論欺人太甚即其自視先人亦不復在顧盼列矣然余修志自是公事斷不因其子孫之妄而沒其先人之善其文至今在笥可出與眾白也但余之去楚志稿交今安襄兵備道前荆門知州署武昌知府胡君齊崙蓋彼時制府去楚無知者之謗議方興而蘄州陳工部詩者楚之宿學會以十年之功自撰湖北舊聞博洽貫通爲時推許陳聞眾謗羣鬨而獨識余書之非苟作且於時正客胡君幕中故胡君請于當道而以其書屬陳爲之校定余臨別時陳云吾自有書不與君同面目然君書自成一家必非世人所能議得失也吾但正其訛失不能稍改君面目也蓋陳君通人是以其言如此而黃陂不知天下通人所見略似而輒以余書幸落胡君手也

則又增飾言辭赴訴于胡君眞笑欲齒冷也今志事爲寇氛所阻將來行否尙未可知而余箚稿所存尙什一二天下自有眞知逐狂之衆不足慮也卽平夏之篇此豈憑空所能補飾今以全卷白衆窺其用心何如一隅三反全志之受謗何能余損益其書張別駕處更欲徧質張氏宗人胡觀察與陳工部豈能有所增刪黃陂自署爲忠臣傳其說是否可通至其先之無禮相加後之無端枉慝縮紳自有公論橫逆之來君子貴乎自反於彼又奚擇焉

宋以策論取士蘇氏所云攙說是非制科人之習氣彼時取古今人物而作論者乃如今之演四書義爲科舉備也雖大家如歐蘇諸集其閒著論亦出當時之習尙耳後人文集强綴以入物論旣非爲舉業計又非有別裁卓見精識名理强取古人之事任意褒貶殊無謂也就使言之成理而非持之有故則理亦不宜如此褻也況理又未必盡愜當日事乎于忠肅事人能言之景泰易儲之事于公諫與不諫不關公之大節乃侯魏必以不諫爲非袁枚又必以不諫爲是而不知公在當日實有諫章見于齊次風易儲十論在侯魏不過未察情事袁枚轉以進諫爲非出此證之豈又將著論以貶公乎此等議論何以異於誤入十策爲入十宗不能考正反曲爲之說乎然袁枚本非可言文者流俗惑之姑舉以

爲槩耳

阮吾山茶餘客話記五經中所載人物易十三人書百二十三人詩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合而去其重複約有二千六七百人余謂人物姓名亦治經者專門之學似此皆當分別摘記且於重見者注其篇章自一見再見以至於數十百見亦詳注之再能廣及於周秦諸子傳記自爲一書亦考古者所必資也按經傳人數見稗史纂本

程朱之學乃爲人之命脉也陸王非不甚偉然高明易啟流弊若謂陸王品遜程朱則又門戶之見矣但程朱流弊雖較陸王爲輕而迂怪不近人情則與狂禪相去亦不甚遠如陸當湖最爲得程朱之深矣猶附和砭霜可喫之謬論況他人遠不若當湖先生者乎餘于貢生張時亦講程朱而荒陋不學又喜附會穿鑿言之令人噴飯滿案程朱有靈則當操杖而搏逐之矣如云明道先生春日偶成詩雲淡風輕近午天四句當分屬春夏秋冬如雲淡二秋冬已可詫已又云每句又各包春夏秋冬如雲淡二字屬春風輕二字屬夏近午二字屬秋天字屬冬下三句亦視此例此等見解不知具何肺腸然此等不足貶損程朱則狂禪末流又豈足貶損陸王乎

新建夏徵君之翰著日月五星隨天左旋之說意在尊

宋儒乃謂歷家知截法而實不知歷蓋用歷家右旋之說則月行最速金水與日以次而遲至歲星填星而行最遲用儒家左旋之說則填星最速歲星熒惑以次而遲日與金水遞遲至月行而遲爲極矣又云日月五星之于天猶子之于父臣之于君豈有天左旋而日月五星故逆之而右旋之理歷家徒見日月五星度距經星以次漸退而東因謂右旋不知隨天左旋而不能如天行之速故以次退東其實非退東也行西而遲速各有所不及也歷家以遲爲速以速爲遲皆右旋之說誤之左旋之說得于儒者之目通于儒者之心橫渠張子發之朱子闡之魯齋許氏奉而行之言左旋則順右旋則逆左旋則是右旋則非其說甚辨然未可以爲據也蓋所云左旋右旋不過經星與日月五星有東西距度先後遠近之差耳在經典並無明文後儒各自爲說初非歷家推步所能顯著正如佛經所云如來垂手以順爲倒即倒爲順本無差別難以執一論也然以事理測之則右旋之說爲長蓋凡天下圓轉之物機輪小而近者其運必捷機輪大而遠者其運必遲天道雖遠其理一也倘以日月五星果隨天而左旋數則經星最爲高遠自填星以下以次遞近而機輪遞小若黏著于天而不能自運則與經星同行而無遲速矣若自乘氣機運轉則日月五星雖各有遠近遲疾要皆比經星所運機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爲遞近遞小其明徵也則日月五星之出東入西必較
經星當更速而豈有反退而東之理歟今近者投西愈
遲而遠者愈速則是右旋而非左旋明矣如以天爲君
父日月五星爲臣子不當背天逆行則尤不明義理之
言從來君臣父子等於天地陰陽有交濟之功而無從
同之義譬如君父南面臣子北面何以異於左運右旋
之義正所謂相向而豈所以相背哉宋儒高致自不可
妄肆譏彈至於天文歷算何必盡爲宋人所拘而夏君
乃爲是無稽之說耶

廣韻公字注引文字志云魏文侯時有古樂人竇公氏
獻古文樂書一篇此文與漢志大異當考

稗史宋儒壽多不永周元公五十七程純公五十四呂
東萊四十五張南軒四十八邵康節六十七惟朱子七
十一伊川七十五惟楊龜山先生八十有三

稗史唐張說文集所爲上官昭容銘其序乃蘇頲所作
尹師魯志張堯夫墓而歐陽爲之銘
朱長儒序李義山詩力辨史傳所謂放利偷合詭薄無
行之誣

金華自宋呂東萊倡理學而儒風大振前後稱六先生
北山何基魯齋王柏仁山金履祥白雲許謙楓山章懋
惟東萊楓山仕于朝而四先生皆布衣何謚文定王謚
文憲金謚文安許謚文懿足見當時崇儒重道不以草

澤而靳易名之典也已上皆稗史中語

六朝七十二家之剩爲張紹和稗史舉謝靈運逸詩登泰山篇謂本集與七十二家皆闕此篇不知又從何得之也

見稗史纂本以說文韻譜蔡文姬十八拍所用唐韻爲沈韻故朱竹垞謂嶺外妄男子僞造沈韻而人猶信之蓋彼時竟無人知韻書之委原也

稗史引張九成於紹興壬子狀元及第癸丑再娶浦江馬氏爲繼妻馬先嫁義烏吳察吳天生一子七歲而姑龔氏撫之馬再適二年而死九成往謁龔氏相見參拜龔歿九成爲志其墓歷言無諱此本無可諱也第男女

相見禮無堉見妻前姑之文謂之變禮可耳又云今人有愛妾死者自爲墓誌嫡妻尙在而通篇諱爲妾意謂其識遜九成此二事非一例也斯人坐文理未通耳既不便明稱爲妻又諱爲妾之意其文指必囁嚅不明豈可以爲文耶且嫡妻卽使已死或其妾已爲繼室苟誌其墓亦不得諱其先人之爲妾也稗史於嫡妻尙在爲摘其非猶未知爲文之體也

庶出之子爲所生母作傳豈能諱其爲妾哉且賢否榮辱亦全不在此觀金樓子梁元帝于其所生母且不諱其初侍齊遙光矣

晉侯重耳見春秋經而踐土之盟載書止曰晉重呂氏

春秋干太光乎德去段字惜誓來革順志而用國去惡字淮南子之殖華杞殖華旋也賈誼新書曹勃不能制曹參周勃也皆不可訓又如史記絳灌絳侯周勃頴陰侯灌夫也

稗史譏王圻續文獻通考載琵琶記水滸傳此亦別有一說未可輕議但余見續通考止有水滸傳未見琵琶記也又云通考載羅貫中爲水滸傳三世子弟皆啞余見續通考題水滸傳爲羅貫著不名貫中三世子弟皆啞並無其文豈剏本有互異耶抑稗史之誤識耶

新建徐世溥南昌陳宏緒皆生鼎革閒以論古文辭皆闕王李之僞秦漢而推荆川尊岩之講唐宋世溥之言曰癸酉以後天下文治嚮盛若趙高邑顧無錫鄒吉水海瓊州之道德風節袁嘉興之窮理焦秣陵之博物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歷法湯臨川之詞曲李奉祀之本草靳州趙隱君之字學下而時氏之陶顧氏之治方氏程氏之墨陸氏攻玉何氏剡印皆不棄之業而萬歷五十年無詩濫於王李佻於袁徐纖於鍾譚陳氏之言曰嘉隆以來帖括剽竊之陋流入古文一二負名之士好以秦漢相欺字栽句掇蕩然不知眞古文吾黨以唐宋諸大家力挽頹瀾毋亦謂摹秦漢之失或至舍體氣而專字句而唐宋諸大家無從置力於其閒也若韓歐者所以適秦漢之路也按彼時風氣王李摩擬之

習已窮極思變故諸君所言大抵以入家清眞之說力
矯其偏風氣由是漸近醇正然諸君所言皆爭于皮傅
外貌而未嘗推古作者立言必有宗旨所以成一家言
者不在秦漢亦并不在唐宋也泰和會文饒亦然
徐巨源世溥言今天下文章聲氣可謂盛矣雖然日午
月望有道者所不居異日必有以剥文得罪功令數十
里不敢通尺書者已而婁東復社果有違言人謂巨源
卓識今之文章一道無復有言者矣然才智紛紛爭言
考訂率皆騖名而暗於大道詆諆宋儒厭薄文辭如水
趨壑而不可止將來必有極變之禍轉使天下以學問
爲諱而爲空疏不學之流所藉口有識之士宜知所擇也

漢書谷永傳注引尚書大傳文宜考
漢書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爲朝儀梅福曰叔孫先非不
忠也顏師古注先猶言先生按莊子寓言稱年先亦作
先生解
抱樸子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軍中說陸
君臨亡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爲不朽
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爲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
成而亡後董襲傳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爲成
之今才子何不贊成陸君子書云云余每歎文人見解
不可與言著述今觀抱樸所言則有道之士猶於此事
且隔膜也葢自東都而後文集日繁其爲之者大抵應

求取給鮮有古人立言之旨故文人撰述但有賦頌碑
箴銘誄諸體而子史專門著述之書不稍槩見而其文
亦華勝於質不能定爲誰氏之言何家之學也其故由
於無立言之質致文靡而文不足貴非文集之體必劣
于子史諸書也而文人拘體貌而昧于立言本指者輒
自厭所業而浮慕古人子史專家思效法之其亦可謂
不達於理而已矣賦者古詩之遺古詩本于三百列經
訓矣揚子雲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而以太元擬易法
言擬於論語不知文無其質太元法言皆雕蟲也曹子
建鄄詞賦爲小道而欲采庶官實錄韓退之薄鴻辭爲
俳優而欲作唐之一經是賤辭章而貴史傳也魏文典

論惜融粲無成而取徐幹中論成一家言稚川著書又
羨仲桓有助而陸氏遺文勸人贊補是輕文集而重子
書也均可謂惑矣子建詩文爲建安鉅擘退之著述可
羽翼六經然皆非良史才幸而所志未成倘強爲之必
不如其平日詩文徐氏中論今日具存求其立言宗旨
遡不可得惟篇章音節異於七子詩賦箋表達爲成一
家言可乎陸氏子書今幸不傳觀其文集所存辭章論
說曾無一言足以自見著書旨趣則其所謂草而未成
之書亦不過辭章詩賦之變調耳在陸氏可謂不知而
作而稚川且欲使人助其狂瀾則何謂耶且子史原有
後人續者蓋專家之學有所授受非謂篇次有闕漫然

無論何人便可操筆以補之也今陸氏立言宗主既未有聞稚川所云今之才子又未聞其會于陸氏何所授受則將以何者爲贊成之質而附著其文耶抑如棋枰布子但有空格即不問何人皆可投耶夫不論心術而但求體貌則王通且擬六經不較子史諸家爲更進耶稗史鈔云明初吏部考察但老疾疲輭貪酷不謹四條而已成化閒豐城尙書李裕謂遲鈍似輭偏執似酷始創才力不及一條以處之實愛惜人才之意其法至今不變按今考察以老疾一條分爲年老有疾二條又增浮躁一條與不及疲輭不謹共爲六法三年考績所常用者也又分貪酷爲二條合六法爲八法因貪酷爲害

九重故不待三年始劾考察之時以六法爲主也

李淳風乙巳占引洛書之文取禹貢導山次第順配二十八宿以岍爲角岐爲亢荊山爲氐壺口爲房雷首爲心太岳爲尾厎柱爲箕析城爲斗王屋爲牛太行爲女恒山爲虛碣石爲危西傾爲室朱圉爲壁鳥鼠爲奎太華爲婁熊耳爲胃外方爲昴桐柏爲畢陪尾爲觜嶓冢爲參荊山爲井內方爲鬼大別爲柳岷山爲星衡山爲張九江爲翼敷淺原爲軫朱竹垞謂其義不見於歷代史志亦足以廣異聞然九江非山取配二十七山於義未安過九江之文與逾於河之文相似河不可以分占一宿則九江亦可例也朱氏以謂取廣異聞抑亦可矣

元順帝北狩洪武三年庚戌殂於應昌與高麗通使稱
爲北元順帝殂落謚爲惠宗其子走和林改元有宣光
天元之號立十一年殂是爲北元昭宗見朱竹垞高麗
史跋

崑山吳仁傑字斗南號蠹隱淳熙進士歷官國子學錄
著有樂舞新書鹽石新論見朱竹垞吳氏兩漢刊誤補
遺之跋竹垞謂其書補劉氏之遺而文多于劉足徵博
洽又云曾絳序稱其漢通鑑輯編年紀傳之長而去其
短惜其不傳按通鑑之名始于神宗賜司馬所纂歷代
君臣事迹書名通之云者合累朝而言之也范祖禹唐
鑑紀唐一代事即不以通名矣吳氏稱漢通鑑是于名

義爲未正也

邵昂霄著中西歷算論云太初歷謂律歷一源三統異
建其爲術已疏而積年日法諸術獨傳襲千有餘歲且
至史家併歷律爲一志則皆以律爲歷誤之也

隋志開皇九年平陳遣使持節巡撫之

酬音眴香句切俗訛作凶音廣均入十遇部

瓠音絺丑飢切又敕辰抽敏二切然用作絺音者多廣
均亦入六脂

額音諭羊戍切俗訛作簍音廣均入十遇部

腧音戍傷遇切俗作輸俞二音廣均收入去聲

詩佌佌彼有屋廣均作佌佌音與徙同

兩淮巡鹽御史王仕驥山陰人相傳爲鄉人王千里作
吳江知縣釋前任虧帑繫獄而自承上官奏　聞得擢
兩淮之任十年清虧項今按揚州府志王君僅康熙五
年一任七年再任無十年也
曹寅爲兩淮巡鹽御史剏古書凡十五種世稱曹楝亭
本是也康熙四十三年四十五年四十七年四十九年
閒年一任與同旗李煦互相番代李於四十四年四十
六年四十八年與曹互代五十年五十一年五十二年
五十五年五十六年又連任較曹用事爲久矣然曹至
今爲學士大夫所稱而李無聞焉施愚山集四
康熙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凡四年兩淮巡鹽御史皆一
十七年所剏

滿一漢九年停止止用一人
揚州府志嘉靖初年兵備副使潛江進士張師載雍正
九年揚州知府儀封舉人張師載又正德年揚州知府
遼東舉人王鐸與貳臣傳之王鐸亦同名姓也洛陽王
鐸字覺斯明進士
王而農詩稗疏有齊季女謂孫女爲祖毋尸余按此無
明文但以理測之則祖妣之尸應孫婦爲之不應用孫
女耳今按少儀婦人爲尸坐則不手拜注云虞祭爲祖
姑尸是尸用孫婦不用孫女之明徵矣王氏稗疏多有
可采而好用聰明臆說此一端也
廣均桂字注叢生合浦巴南山峯開葉長尺餘冬夏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青其花白與今桂全不似又以香炭炊同桂字皆云九畫亦不可解

厲樊榭集有明鄭貴妃泥金書普門品經卷首題云大明萬歷甲辰年十二月吉日皇貴妃鄭謹發誠心沐手親書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一卷恭祝今上聖主祈願萬萬壽洪福永享康泰安裕吉祥甲辰萬歷三十二年也按鄭妃生于隆慶二年戊辰至是年三十七矣

說文玃大母猴也按焦貢易林南山大玃盜我媚妾則不似母猴矣廣韻乃曰大猿十二支屬二十八星禽不知何本酋火猴參水猿亦頗難辨別也

厲樊榭詩詠印絕句自注云康熙壬寅予同吳尺鳧趙功三丁敬身鳳凰山訪古過葫蘆井畔老媼求出觀銅印一鈕縱廣二寸許少篆文曰宣德軍節度使之印云淘井所得按周顯德六年徙吳越王俶請幷湖州爲宣德軍以王弟俚爲節度使吾子行云印文屈曲盤回唐始如此今觀此印殆不盡然又姜堯章有白石生四屬印王晉卿有小印文曰晉卿珍玩於屯字中回環列之又曰唐王滙有永存珍秘印金章宗明昌七印一曰內府葫蘆印二曰羣玉珍秘三曰明昌珍玩四曰明昌御覽五曰御府寶繪六曰明昌中秘七曰明昌御府嚴分宜籍入內府書畫穆宗時出以充武官世祿成國公朱希忠以善價得之後以餉江陵張敗又籍沒掌庫宦官

盜印售之其人嚴氏時有袁州司籍官半印入張氏時有荆州司籍官半印又云宋奉華劉妃有印文曰閉關頗酒之齋明妓徐驚鴻書扇印文曰徐夫人皆以婦人用男子事徐更巧合又嘗見冒辟疆姬人金玥蔡含合筆畫紅梅玉格小印文曰書中有女畫中有詩又秦淮妓有私印文曰同風月平章事見野獲編又云桑弢甫水部買得元人百家詩後有小牋黏陳氏坤維詩蓋故家才婦以貧鬻書者也詩曰典及琴書事可知又從案上檢元詩先人手澤飄零盡世族生涯落魄悲此去雞林求易得他年鄴架借應癡亦知長別無由見珍重寒閨件我時下注丁巳又九月九日廚下乞米手撿元人百家詩付賣以供饘粥之費手不忍釋因賦一律朕之惜不知其里居顧未耳按丁巳閏九月乾隆二年也

厲太鴻詩自注有康熙壬寅事康熙有兩壬寅元年與六十一年也太鴻生時自應指六十一年然千古而後誰能知之故年次但題甲子古人本無其例既已開斯簡便之法便應立法使之無弊故余嘗推論年號題甲子者止且施于承上之文如康熙年代既有元年壬寅之文其下癸卯甲辰可以推測而知從簡可也及至雍正改元亦必有元年癸卯之文然後甲辰乙巳而下從簡可耳雖古今紀年再周甲子者甚少然立法自應無弊也

王伯厚言君子小人之壽天可以占世道否泰諸葛孔明止五十四法孝直四十五龐士元三十六而年過七十者乃奉書乞降之譙周也昔人謂有明傳十七世宣宗孝宗令主而短祚世宗神宗卻永其年亦明之不幸仁宗尤可惜也

朱子欲于武侯傳末略載子瞻及孫尙父子死節事南軒不以爲然謂其智不足稱宋儒論人多刺充其所論古來以死殉節者大率智不足稱者也卽武侯成敗利鈍非所逆覩亦似智不足矣似此何以持論陳壽之傳未爲不知武侯南軒本屬多事

困學紀聞謂豐城劍氣其說出雷次宗豫章記唐人作晉書不應取此顏師古注漢書凡著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錄注史猶不取況作史乎此說良然近日方志方以廣收博采爲能事如有新異而不收錄必以挂漏遺譏矣然方志之體不知皆古國史之遺今人固不足與知而古之方志若雷氏豫章記者豈少也哉宜乎近日作者之更無持擇矣

困學紀聞以梁武通史元濟陰科錄高氏小史引起通鑑以謂自書契以來所無此以通徹前後古今成一家言爲例耳閻百詩謂王氏似談以通史爲編年類則王氏不若是憒憒也又云玉海以通史入雜史類不入編年類得之則又非也通史自屬紀傳正體豈但不入編

年即入于雜史又豈云當乎由閎氏意中以今存二十一史爲正史此外非頒于學校不得爲正史耳然則五經存而樂經亡豈樂可不列於經部耶見亦拘矣

菸草今淡巴菰也說文訓菸爲鬱音同於今菸音煙

方維儀適姚孫棨夫夭請大歸守志女士能詩文

釋大問會稽人延慶寺僧與修永樂大典

雲漢詩滌滌山川如洗也說文作蘠蘠山川云草木盡也鄭風溱與洧說文作溍與洧訓側詵切長發武王載旆說文作載坡而徐錯乃云今作伐殊不可解曹風蜉蝣掘閱說文又云周書武王與紂戰于坶野坶牧音相近也論語會爲泰山說文作瞽

爲泰山說文又云古人恒從月詩曰如月之恒王伯厚云陶淵明誄稱有晉徵士南史不應立傳何屺瞻云卒於宋代立傳何妨余謂二君俱未識史家補傳之例也凡前史所闕後史皆得補之宋史唐六臣傳褒貶雖各有取而例自善也豈特傳可補志表之屬苟爲前史所闕後史亦當補之如唐人修隋書而別修五代史志後人取以附入隋書今人直稱爲隋書志矣然唐人修隋書時五代志併入隋書義無不可序例申明其故可也班史地理上追禹貢職方五行詳備春秋祥異皆補馬之缺也

徐陳應劉一時俱沒魏文帝與吳質書云撰其遺文都

爲一集則 別集亦不始於摯虞矣

丙辰四月二十三日遊于北城三皇廟乃藥肆公建所謂藥皇廟也殿有孫端人編修所製碑文其發端意謂神農本草當祀而羲黃于羲無取下云有功於民皆得通祀解釋藥王並祀三皇之義殊屬勉强古聖孰非有功於民必以羲農黃帝爲醫藥祖耶按神農有本草而黃帝有素問靈樞此爲醫藥明徵安得謂黃帝于羲無取禮記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孔疏引別說云黃帝鍼灸神農本草素女脉訣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其藥杭大宗謂鄭康成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世不知其何所本孔氏正義蓋不取鍼灸本草之說也杭引鄭說果有出處則尤足爲三皇醫祖之證矣然今禮注鄭氏並無羲農黃帝爲三世之說杭氏不知何所見也俟考

闕聖廟侍周將軍倉史傳並無明文而小說載之儒者所弗道也然歷著靈應似非全誣山西通志云周平陸人初爲張寶將後遇關公于臥牛山上遂相從樊城之役生擒龐德後守麥城死之與三國演義俱合但未知有所證否耳

遼金元三史人多同名如元有五伯顏四脫脫金有兩婁盧火三婁室遼有兩蕭韓家奴其類甚多汪上湖韓門綴學嘗論及之且云或謂譯無定字同名者不妨易換同音之字若遼之耶律撻不也與耶律塔不也撻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異文阿里海牙與阿禮海牙里禮異文可以示別汪氏以謂同者太多勢難盡變是固然矣抑有未也譯取同音本無定字史官以私意改易字形取其易于分別耳假如撻甲而塔乙里丙而禮丁惟史官得自知之他處紀載仍可彼此互換或一槩無分蓋本無一定不易之義例其勢自不能盡人皆心喻也故汪氏之說徒慮太多不能盡變不知縱能盡變其勢亦不行也又云金有兩婁盧火皆太宗時宗室以在後者附前有兩訛可皆內族之護衛又同守河中因合爲一傳兩蒲察六斤一與謀逆一守門不肯從亂並見胡沙虎傳分其所分合其所合金史創其例似可爲法也按金史創例固未足

以立訓而汪氏以爲可法則步不知古人之大體矣夫窮則必變變必求通而後可垂久凡事莫不然也史家發凡起例當爲後世師法遇此等參差之事皆爲前代所無而後世之所必不免者尤宜立法以濟其窮豈可以巧術小數穿鑿私智苟免已責而不顧後人之難爲典要哉夫對音繙譯文字無多名字相同觸處多有作史者自應推春秋釋例兼法古人同姓名錄特撰爲同名考將全史所載毋論有傳無傳之人凡有同名詳悉考別勒爲專篇與國語解並編列傳之後豈不軒目豁心可爲久法又何苦心曲意斤斤于列傳分合之間求識別乎且史家詮配列傳自有精義或以事聯或以道

合或以類從或以時次其常例也至于老莊申韓之異操同歸屈原賈生之絕代同錄霍光日磾之敬肆非倫夏侯諸曹之宗戚無辨古人比事屬辭其道通于神明變化別有專篇討論是如何絕業也而區區以名字之同强爲分合則亦無異兒童數枚之見矣況人名豈盡限於列傳本紀志表參差雜出卽使列傳可分閱紀志者又豈能皆悉歟夫不明於法度而惟以小慧苟爲彌縫未有不反失大體者也

三國演義固爲小說事實不免附會然其取材則頗博贍如武侯班師瀘水以麪爲人首裹牛羊肉以祭厲鬼正史所無往往出於稗記亦不可盡以小說無稽而斥之也

演義之最不可訓者桃園結義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稱兄弟且其書似出水滸傳後敘昭烈闕張諸葛俱以水滸傳中萑苻嘯聚行徑擬之諸葛丞相生平以謹愼自命卻因有祭風及製造木牛流馬等事遂撰出無數神奇詭怪而于昭烈未卽位前君臣僚宋之閒直似水滸傳中吳用軍師何其陋耶張桓侯史稱其愛君子是非不知禮者演義直以擬水滸之李逵則侮慢極矣關公顯聖亦情理所不近蓋編演義者本無知識不脫傳奇習氣固亦無足深責卻爲其意欲尊正統故于昭烈忠武頗極推崇而無如其識之陋耳凡演義之書如列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志東西漢說唐及南北宋多紀實事西遊金餅之類全憑虛搆皆無傷也惟三國演義則七分實事三分虛搆以致觀者往往爲所惑亂如桃園等事學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故演義之屬雖無當於著述之倫然流俗耳目漸染實有益於勸懲但須實則概從其實虛則明著寓言不可虛實錯雜如三國之淆人耳

汪鈍翁撰睢州湯烈婦旌門頌序首錄巡按御史奏報本屬常例無可訾亦無足矜也但汪氏不知文用古法而公式必遵時制秦漢奏報之式不可以改今文也篇首著監察御史臣粹然言此又讀表忠觀臣忭言二字太熟而不知蘇氏已非法也近代章奏篇首敘銜無不稱姓亦公式也粹然何姓汪氏豈可因摩古而刪之且近代章奏銜名之下必書謹奏無稱言者一語僅四字而兩違公式不知何以爲古文辭也婦人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曰張曰李可也因近代官府文書民間辭狀往往舍姓而空稱曰氏甚至有稱爲該氏者誠屬俚俗不典然令無明文胥吏苟有知識仍稱爲張爲李官所不禁則猶是通融之文法也汪氏于一定不易之公式則故改爲秦漢古款已是貌同而心異矣至于正俗通行之稱謂則又偏舍正而徇俗何顛倒之甚耶結句又云臣謹昧死以聞亦非今制汪氏平日以古文辭高自矜詡而庸陋如此何耶

汪之序文於臣粹然言句下直起云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明末李自成之亂云云是亦未善當云故明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李自成亂於辭爲順蓋突起似見在之人下句補出值明末李自成文氣亦近滯也學者于此等留意辨之必有長進以上二條應附前表忠觀碑後

襄城劉青芝字芳草有擬明史列傳五十篇多文章忠義之流桑弢甫嘗爲之序

桑弢甫名調元錢唐人雍正癸丑　召試通知性理賜進士授工部主事有五嶽集弢甫集

李耆卿文章精義論文極佳但亦有不盡然者爲摘辨之論五代史李云國語不如左傳左傳不如檀弓敘晉已別見

獻公驪姬申生一事繁簡可見按申生一事誠如所言然必從繁簡立論則儘有繁或勝簡之處不可一例拘也且左傳包涵富有如武庫甲兵利鈍雜陳勢自有所不免檀弓短書小記易爲精潔槃澗清泉不可與洪河比涓淨也

李云莊子易之變離騷詩之變史記春秋之變誠哉是言但所云莊子易之變者當是寓言假象從易象來耳非談元理之謂也魏晉人以老莊談易乃說經者之變非經之變也

李云史記帝紀世家從二雅國風來入書從禹貢周官來此不盡然世家從國風來或有其理本紀全法春秋

史遷隱然以十二紀仿春秋十二公矣李氏亦謂史記爲春秋之變其變而未離其本全在帝紀豈得謂二雅乎入書全本六官不必言禹貢也既言禹貢周官則當併及洪範矣葢尚書至東周而流入春秋部次夫子筆削有明徵矣

李云文章不難于巧而難于拙不難于華而難于樸其言極是後人學古只從古人文辭警策動人處加意揣摩而于平淡無奇之處忽略不復在意不知平淡無奇之處敷辭宅句均有法度關于大體苟爲平淡而不加之意則試于此等處執筆效之求能免疵病者鮮矣

李云論語氣平孟子氣激莊子氣樂屈子氣悲史記氣勇漢書氣怯漢書豈可謂之氣怯疑怯字爲恬字之誤

李云歐陽本論以謂吾道既勝浮屠自息此意高於退之百倍此又不然歐公本論欲于趙宋之世盡復封建井田學校是謂儒生紙上之空談可說而不可行者也且其大旨不出退之原道篇中明先王之道以導之一語豈可謂勝於韓耶

李云傳體先敘事後議論獨坊者王承福傳敘事議論相間頗有太史伯夷傳之風此言不然文集中傳體不與史傳同科王承福傳本是寓言並非眞正傳體故李漢編入雜著明其爲立言而非傳人也且通篇全爲議論何有敘事其引端數語不過爲論勞逸作緣起耳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有夾敘議哉又此類古人甚多柳氏梓人傳郭橐駝傳皆爲一例安可與史傳比至太史伯夷傳葢爲七十列傳作敘例惜由光讓國無徵而幸吳太伯伯夷之經夫子論定以明己之去取是非奉夫子爲折衷篇末隱然以七十列傳竊比夫子之表幽顯微傳雖以伯夷名篇而文實兼七十篇之法凡起例亦非好爲是議敘之夾行也

余嘗論各部通志與府州縣志各有詳略義例不知者相與駭怪余取譬于詩文之有命題各有贏闕之量不容相假藉也如皇甫士安爲左氏作三都賦序設吳魏蜀都三篇當時又各有爲之序者義亦自可並存若皇甫氏別無取義但綴合三序而爲一序又或各爲序者分析皇甫之序以爲三篇其說尚可通乎曹元首作六代論其有分論虞夏商周秦漢者割裂曹氏之論析而六之或先有六家之論曹氏合而一之天下有是理耶陳氏撰三國志其後蕭常郝經謝陛之倫改造季漢續漢諸書意在尊正統耳然世代相去久遠所徵事實無有出乎陳志及裴注之外也而其發凡起例分合詳略之間果否可以分爲陳志而合爲蕭郝謝氏諸書則亦不待明者而決矣李百藥撰高齊書矣其子延壽撰南北史敘述高齊豈能徙藉父書無變例歟

蔣春農舍人宗海跋下學堂書目爲孝感前大學士熊

公賜履之書會于揚州見之海甯故大學士陳文勤公世傳囑蔣購得之爲書六冊一百三十四卷六冊之書乃有如許卷帙大約分類繁多或每類爲一卷也但蔣敘其答陳文勤似見此書刊本又云實公親筆書又不似刊本矣又云兼道釋二藏收載至十餘萬卷之多而時代先後殊少倫次宋元以前舊槧及鈔本具在而目所未列者豈所云嗣有所得將別成一錄而此特其草創者耶則蔣君亦疑而未定之辭熊公書目題辭自在全集陳文勤本出熊孝感之門蔣又出文勤門云

蔣跋李北海書雲麾將軍碑云右唐雲麾將軍李思訓碑北海太守汲郡李邕書并撰考其與名畫記及唐書

校誤者三碑作右武衛與宗室傳同而世系表及畫記皆誤爲左一也碑作彭國公而記作彭城二也碑載思訓父華陽縣公而世系表作郡三也又名畫錄載天寶中召思訓畫大同殿壁云云今碑云開元八年六月含咐陪于橋陵園則不得至天寶年也又按名畫記李思訓即李林甫之伯父一家五人並擅丹青注云思訓弟思晦思晦子林甫林甫從弟昭道林甫姪湊今宗室世系無湊名所謂昭道即思訓子官至太子中舍思訓稱大李將軍昭道稱小李將軍由來久矣

蔣君擬言氏家譜序云子游五十二世至宋兵部侍郎雲陡祥符六十二世敷文閣直學士通出知紹興府卜

居山陰於是山陰有言子祠諸生世永則七十二世孫
也嘗攜譜乞序于蔣蔣爲倡助糾合同志得三百金歸
奉祠祭按子游爲吳人墓在今常熟縣與太伯墓相近
余幼時聞山陰言子有後齋稱言孝思者常以先祀謁
於縉紳必世永也但兵部至敷文皆在宋代而相去十
世敷文至世永歷元明至今幾五六百年而相去亦止
十世不知何以年代懸殊當借其原譜考之
江端光劍潭助教母梁氏年未三十守節又十四年而
劍潭鄉舉梁所著有畹香詩集見蔣君序
吳杉亭舍人乃父文木先生著詩說七卷不偏主漢宋
門戶亦蔣序云

蔣爲新安汪苕川作青囊心鏡序不見其書而爲之序
難强索也而撰歐陽氏堪輿理數略序云三元九星之
說差爲近古自唐一行亂之後人知其非而不見古籍
遂不得而專講巒頭既知巒頭之不足以盡地理也而
於是雙山三合乙丙交而趨戊及黃泉入煞等語似近
理而實不盡然明季雲間蔣大鴻得不傳之絕學著地
理辨正天元五歌諸書縱橫博辨曠若發蒙然其言引
而不發不曰另有口訣則曰機不可洩讀者徒河漢其
言歐陽氏爲蔣氏之學者也出所著堪輿理數略一書
文不過二千字而崇正闢邪提綱挈領瞭如指掌至山
龍與平陽葬法判然不同時師合而一之此書開口道

破至論天 心十道阡穴差錯則又云另有口訣則未暢也

蔣君有宋介三文鈔序乃因周幔亭剏而請序也余於乾隆辛卯之冬與故學士邵二雲聚于太平之使院邵出介三文鈔有明季遭亂婦女之死節者數通俾余與朱先生據宋氏文而改爲之蓋宋君所敘事多可采而文不稱也余雖有改撰而自嫌未善旋棄其稿朱先生集尙有江都羅仁美繼室李氏歙人洪志達妻葉氏二傳皆本宋介三文而改撰者也宋文雖不多見而邵君所攜則頗惜其有志於古而不習於文今蔣君序稱其文剏削太過不知卽是其人否也果卽其人則文理猶未調習非僅剏削之謂也邵君所云蓋歙縣人其名曰和蔣君序而周剏之者不知何名何里或偶同姓字未可知也

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評者謂疊用三之字句法之妙又石駘仲卒章疊用四沐浴佩玉句評者又謂文之妙於繁者檀弓之文誠古然佳處卻不在此如云南宮縚妻有姑之喪句自簡明無弊何爲必疊用之字見長石駘仲章但云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從之石祁子否曰烏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省去二重疊字未嘗不妙夫經傳成文流傳已久豈可妄議增損字句但必謂古人文辭佳處在此則傳會之

見矣曲禮若夫坐如尸立如齋若夫虛字憑空而起自是記家刪節古書原文而刪改有未盡者故猶存蒙上文勢耳評家又謂是古文文筆之妙此誤初學不小也經傳文辭原有不可法者一則古今語異如先儒所論三盤八誥當日祇是常語而後人不解轉以爲古是亦不可效也一則流傳訛誤或字形同異或語句衍脫其有經先儒正定者尙未敢決爲必是況有先儒所未及論列者乎闕疑之說不特詰義爲然論文亦當知此理也

近日才人風氣好逞繁博而不甚求文理之安故於辨難之文摭故拾典如經生之對策意在襍炫所有而諦

審義意與其所辨之旨往往不甚比切或至反相背馳覽之殆不覺失笑也有與余爭論地志統部當主布政使司者余謂舊制固然乾隆地志當以巡撫部院爲統此事余別有專篇討論不更綴矣其人不服專撰一書攻余凡所徵引多與本旨無涉亦詳于余所辨正之篇矣然余所辨取足表明義例即止其原書徵引之繁人一望而皆可知其無當者余亦置不較也有詢余今布政使與宋轉運使體統異同余詰所謂則云此言亦見於是君之書余覆按之則云明制立布政使即宋轉運使之遺意此大不然轉運本漕粟之官宋人借爲部領諸路非若明制布政使原爲分部專稱名義較宋爲正

並非仿宋爲之其異一也宋之轉運實有兵權故得稱爲漕帥體與近代督撫相似與布政使之不與軍政者事不相類其異二也宋初但有節度統領其後官制紛更制置安撫觀察諸使沿革不一轉運部領諸路並非一代定制可如明布政使司專取以畫統部其異三也然此事實與辨別地志篇目毫不相涉故余明知其誤而不置議耳若爲此君辨地志篇目之本意計之此無論明布政使果與宋轉運使同否皆不當引爲證也蓋引此爲證則但須就其言以詰之若曰布政既仿轉運而宋之地志從無以轉運分部則明之地志亦不當以布政爲分部矣其實余所辨者爲今制耳明志與雍正已前地志自當以布政分部正爲與宋之轉運非一例也今泛引至此是本欲駁余而反授余以矛盾之隙也是本欲謂余今制改稱之非而反若自露明制及雍正已前地志其稱布政則已非也夫以剿意攻余之文貪多炫博乃至反似助余而且過于余之所欲直也然則學問之設豈將以爲文章之蝨賊乎 宋志政和七年詔改節度觀察留後爲承宣使即軍名以改者自行束修前人以束修爲整肅修潔不主修脯言此則鄙夫叩竭及誨人不倦等義多通然以下文不憤不啟等意例觀之則修脯之說于義爲近聖人固誨人不倦然亦必驗其誠量其有可造之質豈必以修脯義爲歉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左氏春秋傳於隱公元年前著惠公元妃孟子一節所謂先經以始事也此義不明而陳壽於蜀志二主傳前先爲二牧之傳魏志先爲曹操作紀魏收因之而爲拓跋先世本紀春秋之義晦而不明歐陽於史學本無深解而本紀折衷於尹師魯最爲能得春秋例義矣而於五代之唐明宗不帝制而亦爲之紀意謂事當溯原本耳不知春秋本紀經緯不容相亂其原本之不可略者自有先經起義之法仿惠公元妃之條以爲之傳而不可紊經之正例也竊意本紀之作非爲區別尊卑故也蓋爲春秋編年紀月備天道以繫人事也如以尊卑而論則帝王尊矣其生尊之太上死謚之先王應與帝王等例然豈可爲本紀乎后妃列于本紀華嶠諸人之陋也然呂后事具列傳而臨朝政事則於本紀書之足徵義例當分而非因其人以定尊卑也由呂后之紀傳分載推之則本紀祇當式法春秋上備天道下繫人事而止即帝王一己之事不關大書特筆例者皆不當以入紀紀傳之體判如方圓水火之不可相混乃是史文體例有然而非有關於尊卑褒貶之義法也今諸史本紀自尹歐以還皆已知大書特筆之例矣而猶有可議者如帝王生平行事轉爲編年隸事所拘反較諸臣之傳爲略也夫篇首述其母系與夫產祥幼慧之類篇終總撰大略與其一二言動幾于千篇一律史臣拘於文法

方有難暢之勢而究其義例卽此篇首篇終寥寥數語亦屬例傳之體而非所施于本紀矣惠公元妃之文古人不採雜於春王正月其例自可推也然則帝王之事於本紀外必當別爲列傳冠于后妃宗室諸傳之首然後春秋經世之旨可得而明也穆天子傳亦古書也帝王並非不可稱傳開國帝王敘其草創締造往往先占篇卷不知此亦當入傳也至於事迹詳者或借前代編年劉子元謂其事出於不得已不知此亦當入于傳其追諡追尊帝王不妨如世家之繩貫而下卽殤君幼主廢貶之君事迹無多亦不妨如列傳之附于父兄傳末惟后妃皇子義別尊卑自當別自爲篇不得如臣庶之傳可以因夫及妻因父及子也夫紀傳之史原於司馬彼時實以十二本紀上擬春秋非紀傳與編年截然爲兩部也

丙辰會試磨勘試卷策問元史河渠志稱取參政祭祀志稱田司徒蓋謂史文宜直書名不當書其官也進士對策乃云耿參政之河渠志田司徒之祭祀志是直以二人爲作志之人也部議疵謬罰停殿試一科此覔政也身列賢書而未見元史荒陋不必言矣且策問所言必有原文斷不應誤看志中所稱之人爲作志之人以此推之其人文理尙未通也似此文理不通之人竟當斥革無足惜也蓋對策令式原云十不憶五在所擯棄若疵謬則當有所分別記憶本無錯誤所言不合問指

此可恕也積至三處酌罰一科可也記憶不眞問甲而誤對爲乙於情理不甚懸殊此猶可原每一處罰停一科可也若情理懸殊如稱唐之王濬洋明之沈歸愚或文理不通如耿參政河渠志田司徒祭祀志此乃萬無讀書之理必當屏斥而無所可取者也科舉嚴而倖進少則眞才易出矣

胡粹中以編年之書自題元史續編何至誤認爲元史作於胡粹中進士甲科如此荒陋無怪人之輕視之矣近有無恥妄人以風流自命蠱惑士女大率以優伶雜劇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門大家閨閣多爲所誘徵詩剏稿標榜聲名無復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閨娃婦學不修豈有眞才可取而爲邪人播弄浸成風俗人心世道大可憂也乃更有癡妄無知婦女自題其詩爲浣青集謂兼浣花青蓮之長則不必更問其詩其爲無知無恥之妄人不待言矣爲之夫壻不但不知禁約而反若喜之嗚呼彼之所喜正君子之憂也

世傳朱子四時讀書樂七古四首朱集不載仙居縣志云縣人翁森字秀卿宋末隱居所作又傳朱文公治家格言亦明人朱柏廬所爲柏廬名用純字致一崑山人元劉壎隱居通義言陸放翁之周旋韓侂胄則辜於愛妾幼子之過也其事亦宜詳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惠士奇謂不讀非聖之書者非善讀書此可謂專退自封之學究作頂門鍼

朱子儀禮釋宮乃李兆珪之書朱子嘗錄之耳

周禮冬官未亡之說始於宋俞庭椿復古編其後襲用者多矣至明郝京山乃謂冬官之闕取水藏其精之義則支離附會更不成議論矣

古經傳文不可解者多矣疑者闕之先儒傳記誤者辨之方苞氏嫌周公踐阼之說而直刪文王世子之文妄誕甚矣

朝廷詰救推恩臣下有受恩撫育之伯叔父及外祖父母若庶母及庶祖母皆得陳情以其官誥貤封貤贈此令典也夫官爵身外之物故可推貤若忠孝節義事關表揚則必因本人所有雖孝子慈孫不能以己之忠孝節義推貤於其父母古今之通義也乃世風不古飾僞成風則以學問文章推貤於所親愛大可笑也豐坊魯詩世學則以僞撰褒其三世毛奇齡仲氏易則以僞撰貤封乃兄往在都門有庸妄子醜記駁雜而不貫於文理凡有聞見用小紙籤夾於書冊亦有精華亦有糟粕不皆當也而其人自負以爲淵博其時適有鄉人病卒是人素與情親因無力致賻則曰當以某書夾籤贈使刊列其名識者哂之雖然若輩不足道也毛則英雄欺人歐陽五代史記徐無黨注則賢者亦若是乎

丙辰劄記

賀若弼進平陳方略隋文帝曰我不好名公宜自勒家乘隋文未爲令主然已能爲是言忠孝而當於理聖人當先爲之夫子刪述六經不聞歸功叔梁公也亦不聞歸功魯哀公也

馬班之史皆出家學自序皆申明之其闡揚先美可謂孝矣前人乃譏固襲父書而遷推先德非平允也然遷書與談本無異指故文辭無所識別固則承父之業而自開門戶爲斷代專家之祖不比彪之後傳猶沿遷史緒餘者也故於世祖諸篇別出彪名以明所受此則義例有然其實無殊致也蓋以六家宗旨而論彪爲通史再傳固爲斷代之祖不相混也

CL.
NO. 34779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